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五

母亲的故事

叶 君 健 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五

母亲的故事

叶君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提要

这个集子里的十五篇童话，代表作者对于人生各方面的体会。如《影子》是对当时阶级社会所作的尖锐的讽刺；《卖火柴的小女孩》沉痛地写出了穷人孩子的命运；《母亲的故事》把苦难的母亲对她天真的儿女们的无条件的爱，刻绘成一幅极为深刻的、使人难忘的图画；《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则是一曲对天真无邪的青春的颂歌。

目　　次

红　　鞋

从前有一个小女孩——一个非常可爱的、漂亮的小女孩。不过她夏天得打着一双赤脚走路,因为她很贫穷。冬天她拖着一双沉重的木鞋,脚背都给磨红了,这是很不好受的。

在村子的正中央住着一个年老的女鞋匠。她用旧红布片，坐下来尽她最大的努力缝出了一双小鞋。这双鞋的样子相当笨,但是她的用意很好,因为这双鞋是为这个小女孩缝的。这个小姑娘名叫珈伦。

在她的妈妈入葬的那天，她得到了这双红鞋。这是她第一次穿。的确,这不是服丧时穿的东西;但是她却没有别的鞋子穿。所以她就把一双小赤脚伸进去，跟在一个简陋的棺材后面走。

这时候忽然有一辆很大的旧车子开过来了。车子里坐着一位年老的太太。她看到了这位小姑娘,非常可怜她,于是就对牧师①说:

“把这小姑娘交给我吧，我会待她很好的!”

珈伦以为这是因为她那双红鞋的缘故。不过老太太说红鞋很讨厌，所以便把这双鞋烧掉了。不过现在珈伦却穿起干净整齐的衣服来。她学着读书和做针线，别人都说她很可爱。不过她的镜子说:“你不但可爱；你简直是美丽。”

有一次皇后旅行全国;她带着她的小女儿一道,而这就是一个公主。老百姓都拥到宫殿门口来看，珈伦也在他们中间。那位小公主穿着美丽的白衣服,站在窗子里面,让大家来看她。她既没有拖着后裾,也没有戴上金王冠,但是她穿着一双华丽的红鞣皮鞋。比起那个女鞋匠为小珈伦做的那双鞋来，这双鞋当然是漂亮得多。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跟红鞋比较!



现在珈伦已经很大,可以受坚信礼了。她将会有新衣服穿;她也会穿到新鞋子。

① 在旧时的欧洲，孤儿没有家，就由当地的牧师照管。

城里一个富有的鞋匠把她的小脚量了一下——这件事是在他自己店里、在他自己的一个小房间里做的。那儿有许多大玻璃架子，里面陈列着许多整齐的鞋子和擦得发亮的靴子。这全都很漂亮,不过那位老太太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不感到兴趣。在这许多鞋子之中有一双红鞋；它跟公主所穿的那双一模一样。它们是多么美丽啊！鞋匠说这双鞋是为一位伯爵的小姐做的，但是它们不太合她的脚。

“那一定是漆皮做的,”老太太说,“因此才这样发亮!”

“是的，发亮!”珈伦说。

鞋子很合她的脚，所以她就买下来了。不过老太太不知道那是红色的，因为她决不会让珈伦穿着一双红鞋去受坚信礼。但是珈伦却去了。

所有的人都在望着她的那双脚。当她在教堂里走向那个圣诗歌唱班门口的时候，她就觉得好象那些墓石上的雕像,那些戴着硬领和穿着黑长袍的牧师,以及他们的太太的画像都在盯着她的一双红鞋。牧师把手搁在她的头上，讲着神圣的洗礼，她与上帝的誓约，以及当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正在这时候,她心中只想着她的这双鞋。风琴奏出庄严的音乐来,孩子们的悦耳的声音唱着圣诗,那个年老的圣诗

队长也在唱，但是珈伦只想着她的红鞋。

那天下午老太太听大家说那双鞋是红的。于是她就说，这未免太胡闹了，太不成体统了。她还说,从此以后,珈伦再到教堂去，必须穿着黑鞋子，即使是旧的也没有关系。

下一个星期日要举行圣餐。珈伦看了看那双黑鞋，又看了看那双红鞋——再一次又看了看红鞋，最后决定还是穿上那双红鞋。

太阳照耀得非常美丽。珈伦和老太太在田野的小径上走。路上有些灰尘。

教堂门口有一个残废的老兵，拄着一根拐杖站着。他留着一把很奇怪的长胡子。这胡子与其说是白的，还不如说是红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红的。他把腰几乎弯到地上去了;他问老太太说,他可不可以擦擦她鞋子上的灰尘。珈伦也把她的小脚伸出来。

“这是多么漂亮的舞鞋啊！”老兵说,“你在跳舞的时候穿它最合适！”于是他就用手在鞋底上敲了几下。老太太送了几个银毫给这兵士，然后便带着珈伦走进教堂里去了。

教堂里所有的人都望着珈伦的这双红鞋，所有的画像

也都在望着它们。当珈伦跪在圣餐台面前、嘴里衔着金圣餐杯的时候，她只想着她的红鞋——它们似乎是浮在她面前的圣餐杯里。她忘记了唱圣诗；她忘记了念祷告。

现在大家都走出了教堂。老太太走进她的车子里去，珈伦也抬起脚踏进车子里去。这时站在旁边的那个老兵说：

“多么美丽的舞鞋啊！”

珈伦经不起这番赞美：她要跳几个步子。她一开始，一双腿就不停地跳起来。这双鞋好象控制住了她的腿似的。她绕着教堂的一角跳——她没有办法停下来。车夫不得不跟在她后面跑，把她抓住，抱进车子里去。不过她的一双脚仍在跳，结果她猛烈地踢到那位好心肠的太太身上去了。最后他们脱下她的鞋子；这样，她的腿才算安静下来。

这双鞋子被放在家里的一个橱柜里，但是珈伦忍不住要去看看。

现在老太太病得躺下来了；大家都说她大概是不会好了。她得有人看护和照料，但这种工作不应该是别人而应该是由珈伦做的。不过这时城里有一个盛大的舞会，珈伦也被请去了。她望了望这位好不了的老太太，又瞧了瞧那双红

鞋——她觉得瞧瞧也没有什么害处。她穿上了这双鞋——穿穿也没有什么害处。不过这么一来,她就去参加舞会了,而且开始跳起舞来。

但是当她要向右转的时候，鞋子却向左边跳。当她想要向上走的时候，鞋子却要向下跳,要走下楼梯,一直走到街上，走出城门。她舞着,而且不得不舞,一直舞到黑森林里去。

树林中有一道光。她想这一定是月亮了，因为她看到一个面孔。不过这是那个有红胡子的老兵。他在坐着，点着头，同时说:

“多么美丽的舞鞋啊!”

这时她就害怕起来，想把这双红鞋扔掉。但是它们扣得很紧。于是她扯着她的袜子，但是鞋已经生到她脚上去了。她跳起舞来,而且不得不跳到田野和草原上去,在雨里跳，在太阳里也跳,在夜里跳,在白天也跳。最可怕的是在夜里跳。

她跳到一个教堂的墓地里去，不过那儿的死者并不跳舞：他们有比跳舞还要好的事情要做。她想在一个长满了苦艾菊的穷人的坟上坐下来,不过她静不下来,也没有办法



休息。当她跳到教堂敞着的大门口的时候，她看到一位穿白长袍的安琪儿。她的翅膀从肩上一直拖到脚下，她的面孔是庄严而沉着的，手中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剑。

“你得跳舞呀！”她说，“穿着你的红鞋跳舞，一直跳到你发白和发冷，一直跳到你的身体干缩成为一架骸骨。你要从这家门口跳到那家门口。你要到一些骄傲自大的孩子们住着的地方去敲门，好叫他们听到你，怕你！你要跳舞，不停地跳舞！”

“请饶了我吧！”珈伦叫起来。

不过她没有听到安琪儿的回答，因为这双鞋把她带出门，到田野上去了，带到大路上和小路上去了。她得不停地

跳舞。

有一天早晨她跳过一个很熟识的门口。里面有唱圣诗的声音,人们抬出一口棺材,上面装饰着花朵。这时她才知道那个老太太已经死了。于是她觉得她已经被大家遗弃,被上帝的安琪儿责罚。

她跳着舞,她不得不跳着舞——在漆黑的夜里跳着舞。这双鞋带着她走过荆棘和野蔷薇;这些东西把她刺得流血。她在荒地上跳，一直跳到一个孤零零的小屋子面前去。她知道这儿住着一个刽子手。她用手指在玻璃窗上敲了一下,同时说:

“请出来吧！请出来吧！我进来不了呀，因为我在跳舞!”

刽子手说:

“你也许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就是砍掉坏人脑袋的人呀。我已经感觉到我的斧子在颤动!”

“请不要砍掉我的头吧,”珈伦说,“因为如果你这样做,那么我就不能忏悔我的罪过了。但是请你把我这双穿着红鞋的脚砍掉吧!”

于是她就说出了她的罪过。刽子手把她那双穿着红鞋

的脚砍掉。不过这双鞋带着她的小脚跳到田野上，一直跳到深黑的森林里去了。

他为她配了一双木脚和一根拐杖，同时教给她一首死囚们常常唱的圣诗。她吻了一下那只握着斧子的手，然后就向荒地上走去。

“我为这双红鞋已经吃了不少的苦头，”她说，“现在我要到教堂里去，好让人们看看我。”

于是她就很快地向教堂的大门走去，但是当她走到那儿的时候，那双红鞋就在她面前跳着舞，弄得她害怕起来。所以她就走回来。

她悲哀地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流了许多伤心的眼泪。不过当星期日到来的时候，她说：

“唉，我受苦和斗争已经够久了！我想我现在跟教堂里那些昂着头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于是她就大胆地走出去。但是当她刚刚走到教堂门口的时候，她又看到那双红鞋在她面前跳舞：这时她害怕起来，马上往回走，同时虔诚地忏悔她的罪过。

她走到牧师的家里去，请求在他家当一个佣人。她愿意勤恳地工作，尽她的力量做事。她不计较工资；她只是希

望有一个住处,跟好人在一起。牧师的太太怜悯她,把她留下来做活。她是很勤快和用心思的。晚间，当牧师在高声地朗诵《圣经》的时候，她就静静地坐下来听。这家的孩子都喜欢她。不过当他们谈到衣服、排场和象皇后那样的美丽的时候，她就摇摇头。

第二个星期天，一家人全到教堂去做礼拜。他们问她是不是也愿意去。她满眼含着泪珠，凄惨地把她的拐杖望了一下。于是这家人就去听上帝的训诫了。只有她孤独地回到她的小房间里去。这儿不太宽，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椅子。她拿着一本圣诗集坐在这儿，用一颗虔诚的心来读里面的字句。风儿把教堂的风琴声向她吹来。她抬起被眼泪润湿了的脸，说:

“上帝啊，请帮助我!”

这时太阳在光明地照着。一位穿白衣服的安琪儿——她一天晚上在教堂门口见到过的那位安琪儿——在她面前出现了。不过她手中不再是拿着那把锐利的剑，而是拿着一根开满了玫瑰花的绿枝。她用它触了一下天花板，于是天花板就升得很高。凡是她所触到的地方，就有一颗明亮的金星出现。她把墙触了一下,于是墙就分开。这时她就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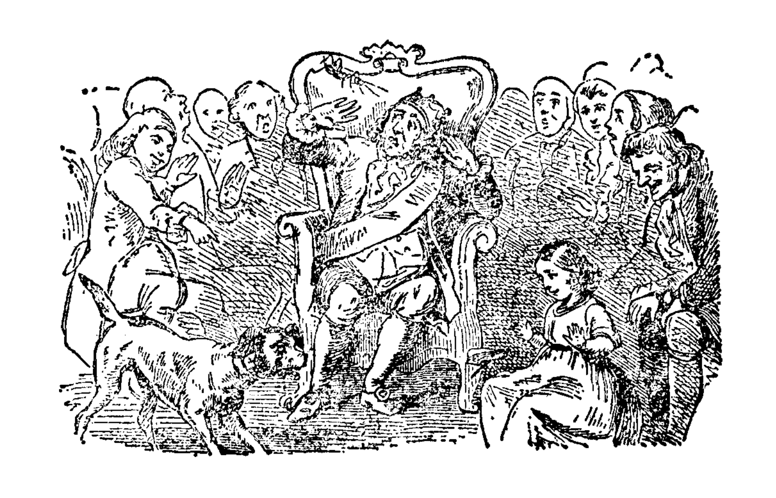
到那架奏着音乐的风琴和绘着牧师及牧师太太的一些古老画像。做礼拜的人都坐在很讲究的席位上，唱着圣诗集里的诗。如果说这不是教堂自动来到这个狭小房间里的可怜的女孩面前，那就是她已经到了教堂里面去。她和牧师家里的人一同坐在席位上。当他们念完了圣诗、抬起头来看的时候，他们就点点头，说：

“对了，珈伦，你也到这儿来了！”

“我得到了宽恕！”她说。

风琴奏着音乐。孩子们的合唱是非常好听和可爱的。明朗的太阳光温暖地从窗子那儿射到珈伦坐着的席位上来。她的心充满了那么多的阳光、和平和快乐，弄得后来爆裂了。她的灵魂骑在太阳的光线上飞进天国。谁也没有再问起她的那双红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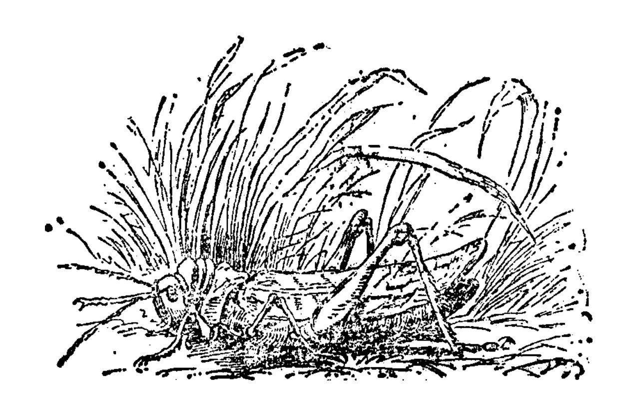
跳　高　者

有一次,跳蚤、蚱蜢和跳鹅①想要知道它们之中谁跳得最高。它们把所有的人和任何愿意来的人都请来参观这个伟大的场面。它们这三位著名的跳高者就在一个房间里集合起来。

“对啦,谁跳得最高,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谁!”国王说,“因为,假如让这些朋友白白地跳一阵子,那就未免太不象话了!”

跳蚤第一个出场。它的态度非常可爱:它向四周的人

敬礼,因为它身体中流着年轻小姐的血液,习惯于跟人类混在一起，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蚱蜢就出场了，它的确很粗笨，但它的身材很好看。它穿着它那套天生的绿制服。此外,它的整个外表说明它是出身于埃及的一个古老的家庭，因此它在这儿非常受到人们的尊敬。人们把它从田野里弄过来，放在一个用纸牌做的三层楼的房子里——这些纸牌有画的一面都朝里。这房子有门也有窗,而且它们是从“美人”身中剪出来的。

“我唱得非常好,”它说,“甚至十六个本地产的蟋蟀从

---

① 这是丹麦一种旧式的玩具，它是用一根鹅的胸骨做成的；加上一根木栓和一根线，再擦上一点蜡油，就可以使它跳跃。

小时候开始唱起，到现在还没有获得一间纸屋哩。他们听到我的情形就嫉妒得要命，把身体弄得比以前还要瘦了。”

跳蚤和蚱蜢这两位毫不含糊地说明了它们是怎样的人物。它们认为它们有资格和一位公主结婚。

跳鹅一句话也不说。不过据说它自己更觉得了不起。宫里的狗儿把它嗅了一下,很有把握地说,跳鹅是来自一个上等的家庭。那位因为从来不讲话而获得了三个勋章的老顾问官说,他知道跳鹅有预见的天才:人们只须看看它的背脊骨就能预知冬天是温和还是寒冷。这一点人们是没有办法从写历书的人的背脊骨上看出来的。

“好，我什么也不再讲了！”老国王说,“我只须在旁看看，我自己心中有数!”

现在它们要跳了。跳蚤跳得非常高,谁也看不见它,因此大家就说它完全没有跳。这种说法太不讲道理。

蚱蜢跳得没有跳蚤一半高。不过它是向国王的脸上跳过来，因此国王就说，这简直是可恶之至。

跳鹅站着沉思了好一会儿；最后大家就认为它完全不能跳。

“我希望它没有生病!”宫里的狗儿说,然后它又在跳鹅

身上嗅了一下。

“嘘!”它笨拙地一跳,就跳到公主的膝上去了。她坐在一个矮矮的金凳子上。

国王说:“谁跳到我的女儿身上去，谁就要算是跳得最高的了,因为这就是跳高的目的。不过能想到这一点,倒是需要有点头脑呢——跳鹅已经显示出它有头脑。它的腿长到额上去了!”

所以它就得到了公主。

“不过我跳得最高!”跳蚤说。“但是这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过尽管她得到一架带木栓和蜡油的鹅骨，我仍然要算跳得最高。但是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如果想要使人看见的话，必需有身材才成。”

跳蚤于是便投效一个外国兵团。据说它在当兵时牺牲了。

那只蚱蜢坐在田沟里，把这世界上的事情仔细思索了一番，不禁也说:“身材是需要的！身材是需要的!”

于是它便唱起了它自己的哀歌。我们从它的歌中得到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虽然它已经被印出来了。

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

你曾经看到过一个老木碗柜没有?它老得有些发黑了。它上面刻着许多蔓藤花纹和叶子。客厅里正立着这么一个碗柜。它是从曾祖母继承下来的；它从上到下都刻满了玫瑰和郁金香。它上面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蔓藤花纹，在这些花纹中间露出一只小雄鹿的头，这头上有许多花角。在碗柜的中央雕刻了一个人的全身像。他看起来的确有些好笑，他露出牙齿——你不能认为这就是笑。他生有公羊的腿，额上长出一些小角，而且留了一把长胡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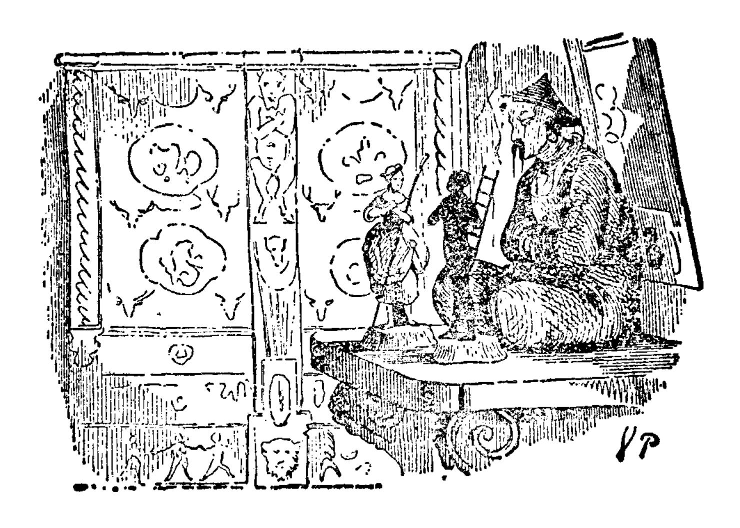
这房间里的孩子们总是把他叫做“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这是一个很难念的名字，而得到这种头衔的人也并不多。不过把他雕刻出来倒也是一件不太轻松的工作。

他现在就立在那儿！他老是瞧着镜子下面的那张桌子，因为在桌子上有一个可爱的瓷做的小牧羊女。她穿着一双镀了金的鞋子；她的长衣服用一朵红玫瑰扎起来，显得很入

时。她还有一顶金帽子和一根木杖。她真是动人！

紧靠近她的身旁，立着一个小小的扫烟囱的人。他象炭一样黑，但是也是瓷做的。他的干净和整齐赛得过任何人。他是一个“扫烟囱的人”——这只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做瓷器的人也可能把他捏成一个王子，如果他们有这种心情的话！

他拿着梯子，站在那儿怪潇洒的。他的面孔有点儿发白，又有点儿发红，很象一个姑娘。这的确要算是一个缺点，因为他应该有点发黑才对。他站得离牧羊女非常近；他们两人是被安放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的。但是他们现在既然



处在这个地位上，他们就订婚了。他们配得很好。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是用同样的瓷做的，而且也是同样的脆弱。

紧贴近他们有另一个人物。这人的身材比他们大三倍。他是一个年老的中国人。他会点头。他也是瓷做的;他说他是小牧羊女的祖父，不过他却提不出证明。他坚持说他有权管她,因此就对那位向小牧羊女求婚的“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点过头。

“现在你可以有一个丈夫了!”年老的中国人说,“这人我相信是桃花心木做的。他可以使你成为一位‘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夫人。他除了有许多秘藏的东西以外，还有整整一碗柜的银盘子。”

“我不愿意到那个黑暗的碗柜里去!”小牧羊女说。“我听说过，他在那儿藏有十一个瓷姨太太。”

“那末你就可以成为第十二个呀,”中国人说。“今天晚上,当那个老碗柜开始嘎嘎地响起来的时候,你就算是结婚了,一点也不差,正如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样!”于是他就点点头，睡去了。

不过小牧羊女双眼望着她最心爱的瓷制的扫烟囱的人儿，哭起来了。

“我要恳求你，”她说，“我要恳求你带着我到外面广大的世界里去。在这儿我是不会感到快乐的。”

她的爱人安慰着她，同时教她怎样把小脚踏着雕花的桌角和贴金的叶子，沿着桌腿爬下来。他还把他的梯子也拿来帮助她。不一会儿，他们就走到地上来了。不过当他们抬头来瞧瞧那个老碗柜时，却听到里面起了一阵大的骚动声；所有的雕鹿都伸出头来，翘起花角，同时把脖子掉过来。“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向空中暴跳，同时喊着对面的那个年老的中国人，说：

“他们现在私奔了！他们现在私奔了！”

他们有点害怕起来，所以就急忙跳到窗台下面的一个抽屉里去了。

这儿有三、四副不完整的扑克牌，还有一座小小的木偶剧场——总算在可能的条件下搭得还象个样子。戏正在上演，所有的女士们——方块，梅花，红桃和黑桃①都坐在前一排挥动着郁金香做的扇子。所有的“贾克”都站在她们后面，表示他们上下都有一个头，正如在普通的扑克牌中一

① 这些都是扑克牌上的花色的名称。

样。这出戏描写两个年轻人没有办法结成夫妇。小牧羊女哭起来，因为这跟她自己的身世有相似之处。

“我看不下去了，”她说。“我非走出这个抽屉不可！”

不过当他们来到地上、朝桌上看一下的时候，那个年老的中国人已经醒了，而且全身在发抖——因为他下部是一个整块。

“老中国人走来了！”小牧羊女尖叫一声。她的瓷做的膝头弯到地上，因为她是那么地惊惶。

“我想到一个办法，”扫烟囱的人说。“我们钻到墙脚边的那个大混合花瓶①里去好不好？我们可以躺在玫瑰花和薰衣草里面。如果他找来的话，我们就撒一把盐到他的眼睛里去。”

“那不会有什么用处，”她说。“而且我知道老中国人曾经跟混合花瓶订过婚。他们既然有过这样一段关系，他们之间总会存在着某种感情的。不成，现在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逃到外面广大的世界里去了。”

---

① 混合花瓶（Potpourri krukken）是旧时欧洲的一种室内装饰品，里边一般盛着干玫瑰花瓣和其他的花瓣，使室内经常保持一种香气。为了使这些花瓣不致腐烂，瓶里经常放有一些盐。

“你真的有勇气跟我一块儿跑到外边广大的世界里去么?”扫烟囱的人问。“你可曾想过外边的世界有多大，我们一去就不能再回到这儿来吗?”

“我想过，”她回答说。

扫烟囱的人直瞪瞪地望着她，于是他说:

“我的道路是通过烟囱。你真的有勇气跟我一起爬进炉子,钻出炉身和通风管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进烟囱。到了那里,我就知道怎样办了。我们可以爬得很高,他们怎样也达不到我们。在那顶上有一个洞口通到外面的那个广大世界。”

于是他就领着她到炉门口那儿去。

“它里面看起来真够黑!”她说。但是她仍然跟着他走进去，走过炉身和通风管——这里面简直是漆黑的夜。

“现在我们到了烟囱里面了,”他说。“瞧吧,瞧吧！上面那颗美丽的星星照得多么亮!”

那是天上一颗真正的星。它正照着他们，好象是要为他们带路似的。他们爬着，他们摸着前进。这是一条可怕的路——它悬得那么高,非常之高。不过他拉着她,牵着她向上爬去。他扶着她，指导她在哪儿放下一双小瓷脚最安

全。这样他们就爬到了烟囱口,在口边坐下来,因为他们感到非常疲倦——也应该如此。

布满了星星的天空高高地悬着;城里所有的屋顶罗列在他们的下面。他们远远地向四周了望——远远地向这广大的世界望去。这个可怜的牧羊女从来没有想象到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她把她的小头靠在扫烟囱的人身上,哭得可怜而又伤心,弄得缎带上的金色都被眼泪洗掉了。

"这真是太那个了,"她说。"我吃不消。这世界是太广大了!我但愿重新回到镜子下面那个桌子上去!在我没有回到那儿去以前,我是永远也不会快乐的。现在我既然跟着你跑到这个茫茫的世界里来了,如果你对我有点爱情的话,你还得陪着我回去!"

扫烟囱的人用理智的话语来劝她,并且故意提到那个中国老头儿和"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但是她抽噎得那么伤心,并且吻着这位扫烟囱的人,结果他只好听从她了——虽然这是很不聪明的。

所以他们又费了很大的气力爬下烟囱。他们爬下通风管和炉身。这一点也不愉快。他们站在这个黑暗的火炉里面,静静地在门后听,想要知道屋子里面的情况到底怎样。

屋子里是一片静寂,他们偷偷地露出头来看。——哎呀！那个老中国人,正躺在地中央!这是因为当他在追赶他们的时候,从桌子上跌下来了。现在他躺在那儿,跌成了三片。他的背跌落了,成为一片;他的头滚到一个墙角里去了。那位“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仍然站在他原来的地方，脑子里仿佛在考虑什么问题。

“这真可怕!”小牧羊女说。“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于是她悲恸地扭着一双小巧的手。

“他可以补好的!”扫烟囱的人说,“他完全可以补好的!请不要过度地激动吧。只消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颈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仍然象新的一样,仍然可以对我们讲些不愉快的话了。”

“你真的这样想吗?”她问。

于是他们就又爬上桌子，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

“你看，我们白白地兜了一个大圈子,”扫烟囱的人说。“我们大可不必找这许多的麻烦!”

“我只希望老祖父被修好了!”牧羊女说。“这需要花很多的钱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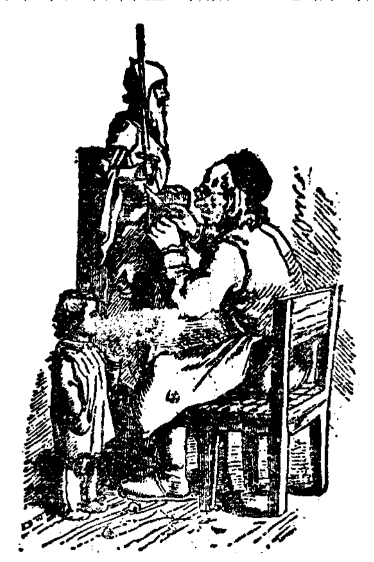
他真的被修好了。这家人设法把他的背粘好了，在他的颈子上钉了一根结实的钉子。他象新的一样了，只是不能再点头罢了。

“自从你跌碎了以后，你倒显得自高自大起来，”“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说。“我看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摆出这副架子。我到底跟她结婚呢，还是不跟她结婚？”

扫烟囱的人和牧羊女望着这位老中国人，样子很可怜，因为他们害怕他会点头答应。但是他现在不能点头了，同时他又觉得怪不好意思告诉一个生人，说自己颈子里牢牢地钉着一根钉子。因此这一对瓷人就成为眷属了。他们祝福老祖父的那根钉子；他们相亲相爱，直到他们碎裂为止。

丹麦人荷尔格

丹麦有一个古老的宫殿，名叫克龙堡。它在厄勒海峡①的近旁。这儿每天有成千成百的大船经过——英国的、俄国的和普鲁士的船只。它们鸣炮向这个古老的宫殿致敬：



轰！这个古老的宫殿也放起炮来作为回礼：轰！因为这就是炮所说的“日安！”和“谢谢您！”的意思。冬天没有船只在这儿经过，因为整个的海面结了冰，一直结到瑞典的海岸。不过这很象一条完整的公路。那上面飘着丹麦和瑞典的国旗，同时丹麦人和瑞典人相互说“日安！”和“谢谢您！”不过他们不是放炮，而是友爱地握着手。这国的人向那国的人买白面包和点心吃

——因为异国的食物的味道总是最香的。

不过这一切里面最美丽的东西是那个古老的克龙堡。丹麦人荷尔格就坐在它里面一个深黑的地窖里——谁也不到这儿来。他穿着一身铠甲，用强壮的手臂枕着头。他的长胡子垂到一张大理石桌子上,在那上面生了根。他睡着,梦着；不过他在梦里可以看见丹麦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每年圣诞节的前夕总有一个上帝的安琪儿到来,告诉他说:他所梦见的东西全是真的，他可以安静地睡觉，因为丹麦还没有遭到严重的危险。不过假如有危险到来的时候，年老的丹麦人荷尔格就会醒来。当他把胡子从桌上拉出来的时候，这个桌子就要裂开。这时他就要走出来,挥动拳头,让世界各国都能听到他挥动拳头的声音。

年老的祖父把丹麦人荷尔格的故事全都讲给他的小孙子听。这些孩子都知道，祖父所讲的话是真的。当这老人坐着讲的时候，他就雕出一个木像来。它代表丹麦人荷尔格。他把它放在船头上。老祖父是一个雕像的专家——这也就是说,他雕出放在船头上的像来,而船就以这个雕像来

---

① 厄勒海峡（Öresund）是哥本哈根和瑞典的马尔摩（Malmo）之间的一条很狭的海峡，也是丹麦的大门。

命名。现在他雕出了丹麦人荷尔格。这是一个有长胡子的雄赳赳的人。他一只手拿着长剑，另一只手倚在一个丹麦的国徽上。

老祖父讲了许多丹麦著名的男子和女子的故事，所以后来这个小孙子就觉得他所知道的东西跟丹麦人荷尔格所知道的一样多——而后者只能在梦里知道。当这小家伙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老是想着这些东西,弄得真的把下巴贴在被子上，幻想着自己也有了长胡子，并且还在被子上生了根哩!

不过老祖父坐在那里不停地工作；他把最后的一部分雕好了:这是丹麦的一个国徽。当他做完了以后,便把它全部看了一下；于是想起了他读到过的、听到过的、和今晚对孙子讲过的东西。于是他点点头,把眼镜擦了一下,然后又戴上。他说:

“是的，丹麦人荷尔格可能在我这一生中不会再来了。不过躺在床上的这个男孩子可能会看到他，而且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可能和他一起保卫丹麦。”

老祖父又点了点头。他越看他的丹麦人荷尔格，就越清楚地觉得他雕的这个像很好。他似乎觉得它身上射出了

光彩，国徽象钢铁似地发着光。这个丹麦国徽里面的心变得更鲜红，同时戴着金色王冠的那个狮子在跳跃①。

“这是世界上一个最美丽的国徽！”老人说。“这些狮子代表力量，而这些心代表和善和爱！”

他把顶上面的那只狮子看了一下，于是想起了曾经把强大的英国和丹麦的王位联到一起的那个国王克努特②。当他看到那第二只狮子的时候，就想起了统一丹麦和征服过温得人③的国土的瓦尔得马尔大帝④。当他看到那第三只狮子的时候，就想起统一丹麦、瑞典和挪威的玛加利特王后⑤。不过当他看到那几颗鲜红的心的时候，它们就发出比以前更明亮的光辉。它们变成了闪动着的火焰。于是他的思想就跟随着它们每一颗心飞翔。

第一个火焰把他引导到一个黑暗而狭窄的监狱里去；

---

① 丹麦的国徽是由三头狮子和九颗心所组成的。

② 克努特二世（Knut Ⅱ，994？—1035）是丹麦的国王。他在一〇一八年征服了全英国，因此也成了英国国王。

③ 温得人（Vendiske）是住在德国境里一个斯拉夫系民族。

④ 瓦尔得马尔大帝（Valdemar Ⅰ，1131—1182）是丹麦的一个能干的国王。

⑤ 玛加利特王后（Margrethe，1353—1412）是丹麦国王瓦尔得马尔四世的女儿。她后来成为丹麦、瑞典和挪威的共同女王。

有一个囚犯——一个美丽的女人——坐在这里面。她叫爱伦诺尔·乌尔菲德[①];她是国王克利斯仙四世[②]的女儿。这个火焰变成了一朵玫瑰花贴在她的胸口上，与她的心连成一气开出花来——她是丹麦的一个最高贵、最好的女人。

“是的，这是丹麦国徽中的一颗心！”老祖父说。

他的思想跟着第二个火焰飞。它把他引导到大海上去:这儿大炮在轰轰地响着；许多船只被笼罩在烟火里面。这个火焰变成一个勋章,紧贴在微特菲尔得[③]的胸前;这时这个男子为了要救整个的舰队，正在把自己和他的船炸毁。

那第三个火焰把他领到格林兰岛上的一堆破烂的茅屋中去。这儿住着一位名叫汉斯·爱格德[④]的牧师；他的语言和行动充满了爱的感情。这个火焰是他胸前的一颗星,也

---

① 她是诃尔菲兹·乌尔菲德（Corfits Ulfeld）的妻子。她因爱她的丈夫而被诬陷下狱，在一个地窖里关了二十二年，直到迫害她的人苏菲亚·亚玛莉亚死后才恢复自由。

② 克利斯仙（Christian Ⅳ，1577—1648）是丹麦和挪威的共同国王。

③ 一七一〇年丹麦和瑞典的舰队在却格湾海战。微特菲尔得（Hvidtfeldts）的船“丹麦国旗号”被炸起火。丹麦舰队中其他的舰船被大风吹向这艘起火的船。为了救整个的舰队，他炸沉了自己的船，本人也同归于尽。

④ 这是丹麦的一个牧师。他从一七二一到一七三六年之间在格林兰工作。

是丹麦国徽上的一颗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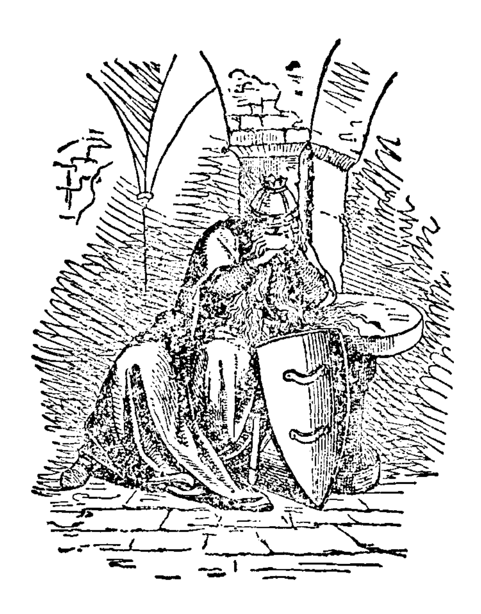
老祖父的思想在闪动着的火焰前面走，因为他的思想知道火焰要到什么地方去。佛列得里克六世①站在一个农妇的简陋房间里,用粉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屋梁上。火焰在他的胸前闪动着，也在他的心里闪动着。在这个农妇的简陋房间里，他的心成了丹麦国徽上面的一颗心。老祖父把眼睛揩干,因为他曾经认识这位长有银色鬈发的、有一对诚实的蓝眼睛的国王佛列得里克，而且曾经为他而活过。他把他的双手叠在一起，静静地向自己前面望。这时老祖父的儿媳妇走过来了。她说,时间已经不早,他现在应该休息,而且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你雕出的这件东西非常美丽，祖父！”她说。“丹麦人荷尔格和我们古老的国徽！我仿佛觉得以前看见过这个面孔似的！”

“不对,那是不可能的,”老祖父说;“不过我倒是看到过的。因此我凭我的记忆，要把它用木头雕出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英国的舰队停在哥本哈根海面上;丹麦历书上

① 佛列得里克六世（Frederick Ⅵ，1768—1839）是丹麦和挪威的共同国王。他废除农奴制和奴隶贩卖的贸易。

写的是四月二日；在这天①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真正的丹麦人。我正在斯丁·比列统率的舰队上服务。我站在‘丹麦’号上，我的身旁还站着另一个男子——枪弹好象是害怕他似的！他愉快地唱着古代的歌，开着炮，战斗着，好象他不仅仅是一个男子。我还能记得他的面孔。不过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一点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我常常想，他一定是古代丹麦人荷尔格的化身——那位从克龙堡游下水去、在危急的关头来救援我们的人。这是我的想法，他的形影就在这儿。”



这个雕像的大影子映在墙上，甚

① 这是一八〇八年。在四月二日英国和丹麦的海军激战。英国舰队在纳尔逊将军的指挥下把丹麦海军击败。

至还映到一部分的天花板上去。真正的丹麦人荷尔格就好象站在它后面,因为这影子在动:不过这也可能是因为燃着的蜡烛在摇晃着的缘故。儿媳妇吻了老祖父一下，然后把他扶到桌子旁的一张大靠椅上。她和她的丈夫——就是这个老人的儿子和睡在床上的那个小孩子的父亲——坐下来吃晚饭。老祖父谈着丹麦的狮子和丹麦的心、谈着威力和感情。他毫不含糊地说，那把宝剑,除了代表武力以外,还代表一种别的东西；于是他指着书架上的一堆古书——荷尔堡①所写的剧本全都在里面。这些剧本经常被人阅读着,因为很有趣。在剧本里面,人们仿佛能认出古时人民的面貌。

“你要知道,他还晓得怎么去战斗呢,”老祖父说。“他花了一生的精力去揭露人们的愚蠢和偏见!”于是老祖父向镜子点点头——那儿挂着一个绘有圆塔②的日历。他说:“蒂却·布拉赫是另一位会使用这把宝剑的人——不是用来砍人的肌肉和腿子，而是用来砍出一条通到天上星星的康庄

① 荷尔堡（Ludvig Holberg，1684—1754）是丹麦的作家，丹麦文学的创始者。

② 这是哥本哈根的一个天文台，丹麦著名的天文学家蒂却·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在这里观察天体。

大道！另一个人——他的父亲也是干我这个行业的人——多瓦尔生①，一个老雕刻匠的儿子。我们亲眼看见过他，他的银白的鬈发、宽阔的肩膀。他的名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的，他是一个雕刻师，而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木刻匠而已！的确，丹麦人荷尔格以种种的形式出现，好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丹麦的力量。我们来为贝特尔·多瓦尔生干杯好吗？”

不过睡在床上的那个孩子清楚地看到了古老的克龙堡和厄勒海峡，以及坐在这个古堡地下室里的那个真正的丹麦人荷尔格——他的胡子在大理石的桌子上生了根，同时他在梦着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丹麦人荷尔格也在梦着这位坐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里的木刻匠；他听到了人们所说的一切话，他在梦中点头，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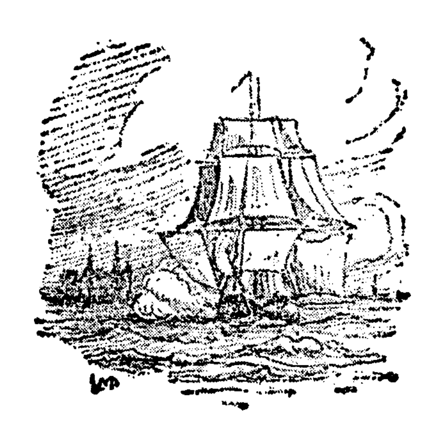
“是的，你们丹麦的人民请记住我吧！请你们在思想中记住，在你们危急的时候，我就会来的！”

克龙堡外面是晴朗的天气。风吹来邻国猎人的号角声。

---

① 多瓦尔生（Bortel Thowaldsen，1768—1844）是丹麦的一个雕刻师，同时被认为欧洲古典艺术复兴运动的领袖。他的雕刻杰作散见于欧洲各大教堂及公共建筑物里。他的作品中的主题多数是欧洲神话中的人物。

船只在旁边开过去，同时鸣起礼炮："轰！轰！"克龙堡同时也鸣炮作为回礼："轰！轰！"不过，不管人们怎样喧闹地放着炮，丹麦人荷尔格并不醒来，因为这些炮声只不过表示"日安！"和"谢谢您！"的意思罢了。只有在另外一种炮声响起来的时候他才醒来；而且他是会醒来的，因为丹麦人荷尔格的身体中充满了力量。





卖火柴的小女孩

天气冷得可怕。正在下雪,黑暗的夜幕开始垂下来了。这是这年最后的一夜——新年的前夕。在这样的寒冷和黑暗中,有一个光头赤脚的小女孩正在街上走着。是的,她离开家的时候还穿着一双拖鞋,但那又有什么用呢?那是一双非常大的拖鞋——那么大，最近她妈妈一直在穿着。当她匆忙地越过街道的时候，两辆马车飞奔着闯过来，弄得这小姑娘把鞋跑落了。有一只她怎样也寻不到，另一只又被一个男孩子捡起来,拿着逃走了。这男孩子还说,等他自己将来有孩子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摇篮来使用。

现在这小姑娘只好赤着一双小脚走。小脚已经冻得发红发青了。她有许多火柴包在一个旧围裙里；她手中还拿着一扎。这一整天谁也没有向她买过一根；谁也没有给她一个铜板。

可怜的小姑娘！她又饿又冻地向前走，简直是一幅愁苦的画面。雪花落到她金黄的长头发上——它卷曲地铺散在她的肩上，看起来非常美丽。不过她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漂亮。所有的窗子都射出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鹅肉①的香味。的确，这是除夕。她在想这件事情。

那儿有两座房子，其中一座房子比另一座更向街心伸出一点，她便在这个墙角里坐下来，缩做一团。她把一双小脚也缩进来，不过她感到更冷。她不敢回到家里去，因为她没有卖掉一根火柴，没有赚到一个铜板。她的父亲一定会打她，而且家里也是很冷的，因为他们头上只有一个风可以从那上面灌进来的屋顶，虽然最大的裂口已经用草和破布堵住了。

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唉！哪怕一根小火柴对她也

---

① 烤鹅肉是丹麦圣诞节和除夕晚餐中的一个主菜。

是有好处的。只要她敢抽出一根来,在墙上擦着了,就可以暖手！最后她抽出一根来了。哧!它燃起来了,冒出火光来了！当她把手覆在上面的时候,它便变成了一朵温暖、光明的火焰,象一根小小的蜡烛。这是一道美丽的小光!小姑娘觉得真象坐在一个铁火炉旁边一样:它有光亮的黄铜圆捏手和黄铜炉身。火烧得那么欢,那么暖,那么美!唉,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当小姑娘刚刚伸出一双脚、打算暖一暖脚的时候,火焰就忽然熄灭了！火炉也不见了。她坐在那儿,手中只有烧过了的火柴。

她又擦了一根。它燃起来了，发出光来了。墙上有亮



光照着的那块地方，现在变得透明，象一片薄纱；她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东西：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上面有精致的碗盘，填满了梅子和苹果的、冒着香气的烤鹅。更美妙的事情是：这只

鹅从盘子里跳出来了，背上插着刀叉，蹒跚地在地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姑娘面前走来。这时火柴就熄灭了；她面前只有一堵又厚又冷的墙。

她点了另一根火柴。现在她是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面。上次圣诞节时，她透过玻璃门，看到一个富有商人家里的一株圣诞树；可是现在这一株比那株还要大，还要美。它的绿枝上燃着几千支蜡烛；彩色的图画，跟橱窗里挂着的那些一样美丽，在向她霎眼。这个小姑娘把两只手伸过去。于是火柴就熄灭了。圣诞节的烛光越升越高。她看到它们现在变成了明亮的星星。这些星星有一颗落下来了，在天上划出一条长长的光线。

“现在又有一个什么人死去了①，”小姑娘说，因为她的老祖母曾经说过：天上落下一颗星，地上就有一个灵魂升到上帝那儿去。老祖母是唯一对她好的人，但是现在已经死了。

她在墙上又擦了一根火柴。它把四周都照亮了；在这亮光中老祖母出现了。她显得那么光明，那么温柔，那么和蔼。

“祖母！”小姑娘叫起来。“啊！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

---

① 北欧人的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人，天上便有一颗星。一颗星的陨落象征一个人的死亡。

这火柴一灭掉，你就会不见了，你就会象那个温暖的火炉，那只美丽的烤鹅，那棵幸福的圣诞树一样地不见了！”

于是她急忙把整束火柴中剩下的火柴都擦亮了，因为她非常想把祖母留住。这些火柴发出强烈的光芒，照得比大白天还要明朗。祖母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显得美丽和高大。她把小姑娘抱起来，搂到怀里。她们两人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的那块地方——她们是跟上帝在一起。

不过在一个寒冷的清晨，这个小姑娘却坐在一个墙角里；她的双颊通红，嘴唇发出微笑，她已经死了——在旧年的除夕冻死了。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了，照着她小小的尸体！她坐在那儿，手中还捏着火柴——其中有一扎差不多都烧光了。



“她想把自己暖和一下，”人们说。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是多么光荣地跟祖母一起，走到新年的幸福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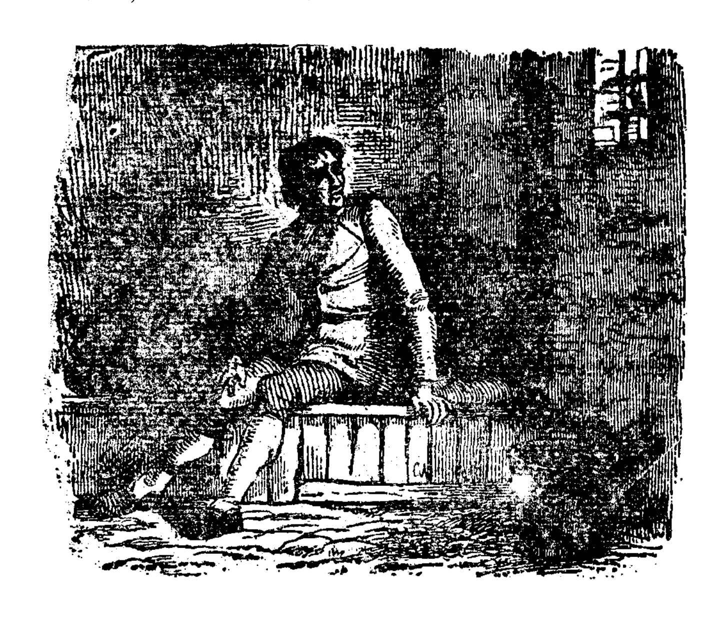
城堡上的一幅画

这是秋天，我们站在城堡上，望着海上的许多船只和对面远处在晚霞中隆起的瑞典的海岸线。在我们后面，城垒陡削地向下倾斜。这儿有许多美丽的古树，它们枯黄的叶子正在从枝子上萧萧往下落。再下面就是木栅栏围着的凄凉的房子。这些房子的内部——哨兵在这儿巡逻——是既狭窄而又阴惨。不过最阴惨的是铁栏杆后面的那个黑洞，因为在这儿坐着许多囚徒——罪行最重的犯人。

落日的一丝光线射进一个囚犯的小室里来。太阳是不分善恶，什么东西都照的！那个阴沉的、凶恶的囚犯对这丝寒冷的光线狠狠地看了一眼。一只小鸟向铁窗飞来。鸟儿向恶人歌唱，也向好人歌唱！它唱出简单的调子："滴丽！滴丽！"不过它停下来，拍着翅膀，啄下一根羽毛，使它脖子上的羽毛都直立起来。这个戴着脚镣的坏人望着它，于是他凶恶的脸上露出一种温柔的表情。一个思想——一个他自己还不能正确地加以分析的思想——在他的心里浮起来

了。这思想跟从铁窗里射进来的太阳光有关，跟外面盛开的那几颗春天的紫罗兰的香气有关。这时猎人吹起一阵轻快而柔和的号角声。那只小鸟从这囚徒的铁窗飞走了；太阳光也消逝了；小室里又是一片漆黑；这坏人的心里也是一片漆黑。但是太阳光曾经射进他的心里，小鸟的歌声也曾经透进去。

美丽的猎狩号角声呵，继续吹吧！黄昏是温柔的，海水是平静的，一点风也没有。



瓦尔都窗前的一瞥①

面对着围着哥本哈根的、生满了绿草的城堡,是一幢高大的红房子。它的窗子很多，窗子上种着许多凤仙花和青蒿一类的植物。房子内部是一副穷相；里边住的也全是一些穷苦的老人。这就是“瓦尔都养老院”。

看吧!一位老小姐倚着窗槛站着,她摘下凤仙花的一片枯叶，同时望着城堡上的绿草。许多小孩子就在那上面玩耍。这位老小姐有什么感想呢？这时一出人生的戏剧就在她的心里展开了。

“这些贫苦的孩子们,他们玩得多么快乐啊！多么红润的小脸蛋！多么幸福的眼睛!但是他们没有鞋子,也没有袜子穿。他们在这青翠的城堡上跳舞。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多少年以前，这儿的土老是在崩塌，直到一个天真的小宝宝，带着她的花儿和玩具被诱到这个敞着的坟墓里去才停止;当她正在玩和吃着东西的时候,城堡就筑起来了②。从那一忽儿起,这座城堡就一直是坚固的;很快它上面就盖满

了美丽的绿草。小孩子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否则他们就会听到那个孩子还在地底下哭，就会觉得草上的露珠是



① 瓦尔都（Vartou）是哥本哈根的一个收留孤寡人的养老院，建筑于一七〇〇年。

② 丹麦诗人蒂勒（J. M. Thiele）编的《丹麦民间传说》（Danske Folkesagn）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在哥本哈根周围建立了一个城堡。城堡一直在不停地崩颓，后来简直无法使它巩固下来，最后大家把一个天真的女孩子放在一张椅子上，在她面前放一个桌子，上面摆着许多玩具和糖果。当她正在玩耍的时候，十二个石匠在她上面建起一座拱门。大家在音乐和喊声中把土堆到这拱门上，筑起一个城堡，从此以后城堡再也不崩塌了。”

热烘烘的眼泪。他们也不知道那个丹麦国王的故事：当敌人在外边围城的时候，他骑着马走过这儿,作了一个誓言,说他要死在他的岗位上①。那时许多男人和女人齐集拢来,对那些穿着白衣服,在雪地里爬城的敌人泼下滚烫的开水。

“这些贫穷的孩子玩得非常快乐。

“玩吧,你这位小小的姑娘！岁月不久就要到来——是的,那些幸福的岁月:那些准备去受坚信礼的青年男女手挽着手漫步着。你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衣——这对你的妈妈说来真是费了不少的气力，虽然它是一件宽大的旧衣服改出来的。你还披着一条红披肩;它拖得太长了,所以人们一看就知道它是太宽大,太宽大了！你在想着你的打扮,想着善良的上帝。在城堡上漫步是多么痛快啊!

“岁月带着许多阴暗的日子——但也带着青春的心情——走过去了。你有了一个男朋友，你不知道是怎样认识他的。你们常常会面。你们在早春的日子里到城堡上去散步,那时教堂的钟为伟大的祈祷日发出悠扬的声音。紫罗兰花还没有开,但是罗森堡宫外有一株树已经发出新的绿芽。

---

① 指丹麦国王佛列得里克三世（Frederick Ⅲ，1609－1670）。这儿是指一六五九年二月十一日，瑞典军队围攻哥本哈根，但没有夺下该城。

你们就在这儿停下步来。这株树每年生出绿枝，心在人类的胸中可不是这样！一层层阴暗的云块在它上面浮过去，比在北国上空所见到的还要多。

“可怜的孩子，你的未婚夫的新房变成了一具棺材，而你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老小姐。在瓦尔都，你从凤仙花的后面看见了这些玩耍着的孩子，也看见了你一生的历史的重演。”

这就是当这位老小姐望着城堡的时候，在她眼前所展开的一出人生的戏剧。太阳光在城堡上照着，红脸蛋的、没有袜子和鞋子穿的孩子们象天空的飞鸟一样，在那上面发出欢乐的叫声。





老　路　灯

你听见过那个老路灯的故事吗？它并不是怎么特别有趣，不过听它一次也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路灯。它服务了许多许多年，但是现在没有人要它了。现在是它最后一晚呆在杆子上，照着这条街。它的心情很象一个跳芭蕾舞的老舞女：现在是

她最后一晚登台，她知道明天她就要回到顶楼[1]里去了。这个“明天”引起路灯的恐怖，因为它知道它将第一次要在市政府出现，被“三十六位先生”[2]审查一番，看它是不是还能继续服务。

那时就要决定：要不要把它送去照亮一座桥，还是送到乡下的一个工厂里去，也可能直接送到一个炼铁厂去被熔掉。在这种情形下，它可能被改造成为任何东西。不过，它不知道，它是不是还记得它曾经一度做过路灯——这问题使它感到非常烦恼。

不管情形怎样，它将会跟那个守夜人和他的妻子分开——它一直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家属。它当路灯的时候也正是他当守夜人的时候。那时他的老婆颇有点自负。她只有在晚上走过路灯的时候，才瞧它一眼；在白天她是不睬它的。不过最近几年间，他们三个人——守夜人、老婆和路灯——都老了；这位太太也来照料它，洗擦它，在它里面加加油。这对夫妇是非常诚实的；他们从来不揩路灯的一滴油。

---

① 即屋顶下的那间低矮的房间。一般是当作储藏室使用的。只有穷学生和艺术家住在里面。

② 这是丹麦市政府里参议员的总数。

现在是路灯在这街上的最后一晚了；明天它就得到市政府去。这两件事情它一想起就难过！人们不难想象，它现在点燃的劲头不大。不过它的脑子里面也起了许多别的感想。它该是看过多少东西，该是照过多少东西啊，可能它看过的东西还比得上那“三十六位先生”呢。不过它不愿意讲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和善的老路灯。它不愿意触怒任何人,更不愿意触怒那些当权的人。它想起许多事情;偶尔之间，它的亮光就闪一下，好象它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人们也会记得我！曾经有一位美貌的年轻人——是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拿着一封信走来——一封写在有金边的、粉红色的纸上的信,它的字迹是那么美丽,象是一位小姐的手笔。他把它读了两次,吻了它一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眼睛在说:‘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只有他和我知道他的恋人的第一封信所写的是什么东西。我还记起了另一对眼睛。说来也真妙，我们的思想会那么漫无边际！街上有一个盛大的送葬的行列。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少妇躺在一个棺材里。棺材搁在铺满了天鹅绒的、盖满了花朵和花圈的柩车上。许多火炬几乎把我的眼睛都弄昏了。整个人行道上都挤满了人，他们都跟在柩车

后面。不过当火炬看不见了的时候,我向周围望了一眼:还有一个人倚着路灯杆子在哭泣呢。我永远也忘记不了那双望着我的悲伤的眼睛!”

许多这类的回忆在老路灯的思想中闪过——这个今晚最后一次照着的老路灯。

一个要下班的哨兵最低限度会知道谁来接他的班，还可以和接班的人交代几句话。但是路灯却不知道它的继承人;它可能供给一点关于雨和雾这类事情的情况,关于月亮在人行道上能照多远、风儿多半会从哪方吹来这类材料。

有三个东西站在排水沟的桥上，它们把自己介绍给路灯，因为它们以为路灯可以让位给它们。一个是青鱼的头——它在黑暗中可以发出亮光。它觉得如果有它待在路灯杆子上，人们可以节省许多油。另一个是一块朽木——它也可以发出闪光。它对自己说，它的光起码比鱼头的光要亮一点;何况它还是森林中一株最漂亮的树的最后遗体。第三个是萤火虫。这一位是什么地方来的,路灯想象不出来。但是它却居然来了,而且还在发着光。不过朽木和青鱼头发誓说，萤火虫只能在一定的时刻内发光,因此不能考虑它。

老路灯说它们哪个也发不出足够的光，来完成一个路

灯的任务。但是它们都不相信这话。当它们听说老路灯自己不能把位置让给别人的时候，它们很高兴，觉得这是因为路灯老糊涂了，不会选择继承人。

在这同时，风儿从街角那边走来，向老路灯的通风口里吹，并且说：

“我刚才听到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你明天就要离开吗？难道这就是我看到你的最后一晚么？那么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吧！我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你的脑盖骨里吹，使你不仅能清楚地记得你看见过或听到过的一切东西，同时还要使你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使你能看到人们在你面前谈到或讲到的事情。”

“是的，那真是太好了！”老路灯说。“我感谢你，只要我不会被熔掉！”

“大概还不会的，”风儿说。“现在我将吹起你的记忆。如果你能多有几件这样的礼物，你的老年就可以过得很愉快了！”

“只要我不会被熔掉！”路灯说。“也许，即使如此，你还能保证我有记忆吧！”

“老路灯，请变得有理智些吧！”风儿说。于是风就吹起

来。这时月亮走出来了。

“你将送点什么礼物呢?”风儿问。

“我什么也不送,”月亮说。“我快要缺口了。灯儿从来不借光给我。相反地,我倒常常借光给他。”

说完这话以后,月亮就又钻到云块后面去了,它不愿意人们来麻烦它。

有一滴水从通风口里落进来。这滴水好象是从屋顶上滴下来的。不过它说它是从乌云上滴下来的,而且还是一件礼物——可能是一件最好的礼物。

“我将浸润你的全身,使得你——如果你愿意的话——获得一种力量,叫你一夜就把全身锈掉,化成灰尘。”

不过路灯认为这是一件很不好的礼物;风儿也同意这种看法。

“再没有更好的吗?再没有更好的吗?”风呼呼地使劲吹着。

这时一颗明亮的流星落下来了,形成一条长长的光带。

“那是什么?”青鱼头大声说。“不是一颗星落下来了么?我以为它落到路灯里去了!如果地位这样高的人物也来要他的位置,那么我们最好还是回去睡觉的好!”

它这样做了，其余的两位也这样做了！不过老路灯忽然发出一道强烈的光来。

“这是一件可爱的礼物，”它说。“我一直非常喜爱这些明星，他们发出那么美丽的光，不管我怎样努力和争取，我自己是怎么也做不到的；他们居然注意起我这个寒碜的老路灯来，派一颗星送一件礼物给我，使我有一种机能把我所能记得的和看见的东西也让我所喜欢的人能够看到。这才是真正的快乐哩。因为凡是我们不能跟别人共享的快乐，只能算是一半的快乐。”

“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想法！”风儿说。“不过你不知道，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蜡烛是必要的。如果你的身体里没有燃着一支蜡烛，别人也不会看见你的任何东西。星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以为凡是发光的东西，身体里都有一根蜡烛。但是我现在困了！”风儿说，“我要睡了！”于是风就睡下了。

第二天——是的，我们可以把第二天跳过去。第二天晚上，路灯躺在一张椅子上。这是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个老守夜人的屋子里。他曾经请求过那“三十六位先生”准许他保留住这盏灯，作为他长期忠实服务的一种报酬。他们对

他的要求大笑了一通；他们把这路灯送给了他。现在这灯就躺在一个温暖的火炉旁的靠椅上。路灯仿佛比以前长得更大了，因为它几乎把整个椅子都塞满了。

这对老夫妇正在坐着吃晚饭，同时用温柔的眼光望着这个老路灯。他们倒很想让它坐上饭桌呢。

他们住的地方事实上是一个地窖，比地面要低两码。要走进这房间里去，人们得通过一个有石子铺地的过道。不过这里是很舒适的；门上贴着许多布条，一切东西都显得清洁和整齐；床的周围和小窗上都挂着帘子。窗台上放着两个奇怪的花盆——是水手克利斯仙从东印度或西印度带回来的。那是用泥土烧成的两只象。这两只动物都没有背；不过代替背的是人们放在它们身躯中的土，土里还开出了花：一只象里长出美丽的青葱——这是这对老年人的菜园；另一只象里长出一棵大天竺葵——这是他们的花园。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彩色画，描写维也纳会议①的情景。你一眼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国王和皇帝。那架有沉重的铅摆的、波

---

① 维也纳会议，是法国拿破仑帝国崩溃的时候，英、俄、普、奥等欧洲国家于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在维也纳召开的重新瓜分欧洲领土的会议。但这个会议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参加的要人们只是开跳舞会，舒服了一阵子。

尔霍尔姆钟[1]在"滴答!滴答!"地走着,而它老是走得太快。不过这对老年人说，这比走得慢要好得多。

他们吃着晚饭。这个路灯,正如刚才说过了的,是躺在火炉旁边的一个靠椅上。对路灯说来，这就好象整个世界翻了一个面。不过这个老守夜人望着它，谈起他们两人在雨和雾中，在短短的明朗的夏夜里,在那雪花纷飞、使人想要回到地窖里的家去的那些生活经历,这时候,老路灯的头脑就又变得清醒起来。那些生活又清清楚楚地在他面前出现。是的，风儿把它弄得亮起来了。

这对老人是很朴素和勤俭的。他们没有浪费过一分钟。在星期日下午他们总是拿出一两本书来读——一般说来,总是游记一类的读物。老头儿高声地读着关于非洲、关于藏有大森林和野象的故事。老太太总是注意地听着，同时偷偷地望着那对作为花盆的泥象。

"我几乎象是亲眼看到过的一样!"她说。

这时路灯特别希望它身体里能有一根蜡烛在燃着，好叫这个老太太象它一样能把一切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那

---

① 波尔霍尔姆（Bornholm）是丹麦的一个小岛，以制钟著名。

些枝椏交叉在一起的、高大的树啦，骑在马上的裸体黑人啦，用又宽又笨的脚在芦苇和灌木上踩过去的一群一群的象啦。

“如果我没有蜡烛，那么我的机能又有什么用呢？”路灯叹了一口气。“他们只有清油和牛油烛，这个不成！”

有一天，地窖里有了一扎蜡烛头，顶大的那几根被点着了；最小的那几根老太太要在做针线时用来擦线。这样一来，蜡烛倒是有了，但是没有人想起放一小根到路灯里面去。

“我现在和我稀有的机能全在这儿！”路灯想。“我身体里面什么都有，但是我没有办法让他们来分享！他们不知道，我能在这白色的墙上变出最美丽的壁毯、丰茂的森林、和他们所能希望看到的一切东西。”

但是路灯呆在墙角里，被擦得干干净净，弄得整整齐齐，引起所有的眼睛注意。人们说它是一件老废料；不过那对老年夫妇倒不在乎，仍然爱这路灯。

有一天老守夜人的生日到来了。老太太走近这盏灯，温和地微笑了一下，说：

“我今晚要为他把灯点一下！”

路灯把它的铁盖嘎嘎地响了一下，因为它想:“现在我要为他们亮起来了。”但是人们只在它里面加了油，而没有放蜡烛。路灯点了一整晚,只有现在它才懂得,星星所送给它的礼物——一切礼物之中最好一件礼物——恐怕只好算是一生中的“秘宝”了。这时它做了一个梦——凡是一个有稀有机能的人，做梦是不太难的。它梦见这对老夫妇都死了,它自己则被送进一个铁铺里被熔掉了。它惊恐的程度,跟它那天要到市政府去、要被那“三十六位先生”检查时差不多。虽然假如它愿意的话，它有一种能力可以使自己生锈和化为灰尘,但是它并不这样做。它却走进熔炉里去,被铸成了一架可以插蜡烛的最漂亮的烛台。它的形状是一个抱着花束的安琪儿；而蜡烛就插在这个花束的中央。这烛台在一张绿色的写字台上占了一个地位。这房间是非常舒适的；房间里有许多书籍，墙上挂着许多名画。这是一个诗人的房间。他所想的和写的东西都在他的周围展开。这房间有时变成深郁的森林,有时变成太阳光照着的、有鹳鸟在漫步的草原，有时变成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着的船。

“我有多么奇妙的机能啊！”老路灯醒来的时候说。“我几乎想要熔化了！不成！只要这对老夫妇还活着，我决不

能这样做！他们因为我是一个路灯才爱我。我象他们的一个孩子。他们洗擦我，喂我吃油。我现在情况好得象整个维也纳会议，① 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从那时候起，它享受着内心的平安，而这个和善的老路灯也应当有这种享受。



① 见第五四页注。这里安徒生说的是一句讽刺的话。



邻　居　们

人们一定以为养鸭池里有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一丁点事儿也没有。所有那些安静地浮在水上、或者用头倒立在水里(因为它们有这套本领)的鸭儿忽然都冲向岸上来了。人们可以在潮湿的泥土上看到它们的足迹；人们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它们的叫声。水也动荡起来了。不久以前，水还是象镜子一样光亮，人们可以看到倒映在水里面的树，岸旁的每一个灌木丛，那个有一堵满是洞孔

和燕子窠的三角墙的农舍，特别是那个开满了花朵的大玫瑰花丛——花丛从墙上垂下来，悬在水上。这一切都在水里映出来，象图画一样，只不过是颠倒的罢了。当水在波动着的时候，一切东西就搅到一起，这整个的图画也就没有了。

有两根羽毛从几只拍着翅膀的鸭子身上落下来了。它们一起一伏地浮着；忽然间飞起来了，好象有一阵风吹起来，但是又没有风。所以它们只好停下不动。于是水就又变得象镜子一样光滑。人们又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三角墙和它上面的燕子窠；人们也可以看出玫瑰花丛。每朵玫瑰花都被映出来了——它们是非常美丽的，但是它们自己不知道，因为没有谁把这事告诉它们。它们细嫩的花瓣发出幽香，太阳在那上面照着。象我们在充满了幸福感的时候一样，每朵玫瑰花有一种怡然自得的感觉。

“活着是多么美好啊！”每一朵玫瑰花说。“我只是希望一件事——希望能够吻一下太阳，因为它是那么光明和温暖。是的，我也希望吻一下水里的玫瑰花——它们简直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我也希望吻一下窠里的那些可爱的小鸟。是的，我们上面也有几只！他们把小头伸出来，唱得那

么温柔。他们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不一样，连一根羽毛都没有。住在上面也好，住在下面也好，他们都要算是我们的好邻居。啊，生存是多么美好啊！”

住在上面和下面的那些小鸟——住在下面的当然只不过是映在水里的影子——都是麻雀。它们的爸爸和妈妈也都是麻雀。它们去年就把燕子的空窠占领了，在里面成家立业。

“那儿是鸭子的小宝宝在游泳吗？”那几只小麻雀一看到水上浮着的羽毛，就这样问。

“你们要问问题，就应该问得聪明一点！”麻雀妈妈说。“你们没有看到那是羽毛吗？那是活的衣服呀，象我穿的和你们不久就要穿的东西一样；不过我们的可要漂亮得多！我倒很想把它们搬到我们窠里来，因为它们能保暖。我也很想知道，什么东西把鸭儿吓成那个样子。水里面一定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决不至于怕我吧，虽然我对你们说‘叽’的时候，声音未免大了一点。那些傻头傻脑的玫瑰花应该知道，不过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只是互相呆望，发出一点香气罢了。对于这类邻居我真感到腻烦了。”

“请听听上面那些可爱的小鸟吧！”玫瑰花说。“他们也

想要学着唱唱歌。当然他们还不会唱，但是他们不久就会的。那一定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有这样快乐的邻居真是有趣得很！”

这时有两匹马儿飞奔过来了，它们是要来喝水的。有一匹马上骑着一个农家孩子。他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了，只戴了那顶又大又宽的黑帽子。这孩子吹着口哨，象一只小鸟儿一样。他一直骑到池子最深的地方。当他走过玫瑰花丛的时候，他摘下一朵玫瑰，把它插在自己的帽子上。他现在以为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就骑着马走了。其余的玫瑰花目送着她们的妹妹，同时相互问着：“她会旅行到什么地方去呢？”但是她们回答不出来。

“我很想到外面的世界里去见见世面，”这朵玫瑰对那朵玫瑰说。“不过住在我们自己家里的绿叶子中间也是很愉快的。白天有温暖的太阳照着；夜里有更美丽的天空！我们还可以了望它上面的那些小洞！”

她们所谓的小洞就是星星，因为玫瑰只能想象到这一点。

“我们使得这房子周围的一切都活跃起来了！”麻雀妈妈说。“人们常说：‘燕子窠带来运气’，所以他们也愿意我

们在这儿住。不过请看那儿的一些邻居！这么一堆爬上墙来的玫瑰花丛，只有把这地方弄得发潮。我想他们会被移走,好叫这儿能种些麦子。玫瑰花只不过是给人看看,闻闻罢了,最多也不过是插在帽子上。我听我的母亲说过,她们每年凋谢一次。农家妇人把她们用盐保藏起来，在她们里面放些盐进去。于是她们就得到一个我既念不出、也不愿意念出的法国名儿①;然后她们就被扔进火里,好叫她们发出一点好闻的气味来。你们看，那就是她们的事业。她们只是为人家的眼睛和鼻子活着。现在你们懂得了!”

当黄昏到来、蚊蚋在映着晚霞的温暖空气中跳着舞的时候，夜莺就飞来对玫瑰花唱着歌,说:“美”就象这个世界的太阳光一样，是永远不灭的。不过玫瑰花儿都以为夜莺是在歌唱自己——的确，你也可以有这种看法。她们没有想到，这歌可能就是为她们而唱的。不过她们听到这歌都感到非常愉快。她们甚至幻想，那些小麻雀也可能会变成夜莺。

“我完全能听懂那只鸟儿的歌,”小麻雀说。“只是有一

① 法国人把这种保藏起来的花瓣叫做 Potpourri。参见第二〇页注。

个字我听不懂。‘美’是个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麻雀妈妈回答说。“那不过是一种表面的东西罢了。在那儿的一个公馆里，鸽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房子,院子里每天有人撒许多小麦和豌豆粒给他们吃。我亲自跟他们一同吃过饭，而且我还要再去。你只须告诉我你跟什么人来往，我就可以说出你是什么人。那公馆里还住着两只雀子。他们的颈项是绿的，头上还长着一个冠子。他们能把尾巴展开来，象一个巨大的轮子一样。它们显出种种不同的颜色，弄得你的眼睛都要发昏。他们的名字叫做孔雀，而且他们就是所谓‘美’。人们只须把他们的毛扯些下来，那么他们跟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两样了。要不是他们长得那么大的话，我自己就可以拔掉他们的毛的。”

“我要拔掉他们的毛!”最小的那个麻雀说;它连毛还没有长出来。

在那个农舍里面住着一对年轻人。他们彼此的感情非常好,他们非常勤俭和活泼;他们的家显得非常可爱。在礼拜天的早晨,那个年轻的妻子走出来,摘了一大把最美丽的玫瑰花，放在一个玻璃杯里，然后把这杯子放在碗柜上。

“现在我可以知道这是礼拜天了!”丈夫说,同时把他甜蜜的小妻子吻了一下。于是他们坐下来，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读着一本圣诗集。太阳从窗子里射进来照在那些新鲜的玫瑰花上，照在这对年轻人的脸上。

“这样子真叫我感到讨厌!”麻雀妈妈说,因为她从窠里可以直接望到这房间里的东西。所以她就飞走了。

第二个礼拜天她又是这样，因为那个玻璃杯里每个礼拜天都插上了新鲜的玫瑰花，而玫瑰花丛又老是开得那样美丽。

那些小麻雀现在长好羽毛了,它们想要向外飞,不过妈妈说:“不准你们动!”于是它们只好不动了。她独个儿飞走了。但是，不知怎的,她忽然被树枝上一个圈套绊住了,那是小孩子用马尾做的。这圈套牢牢地缠住她的双腿。啊,缠得才紧呢，简直要把她的腿割断似的。这真叫人痛！这真叫人害怕！孩子们跑过来,把这鸟儿捉住,而且把她捏得很紧，紧到残酷的程度。

“这原来不过是一只麻雀!”他们说，但是并不放走她，却把她带到家里来。她每叫一声，他们就在她的嘴上打一下。

在那个农舍里有一个老头儿。他会做刮脸和洗手的肥皂——肥皂球或肥皂片。他是一个乐天的、随随便便的老家伙。当他看到那些孩子把这只灰麻雀带回来、同时听说他们并不喜欢她的时候，他就说：

“咱们把她美化一下，好吗？”

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麻雀妈妈身上就冷了半截。

老头儿从一个装满了各色耀眼的东西的匣子里取出许多闪亮的金叶子来。他又叫孩子们去拿一个鸡蛋来。他把这麻雀涂了满身的蛋清。于是他把金叶子粘上去；这么一来，麻雀妈妈就算是镀金了。不过她并没有想到漂亮，她只是四肢发抖。这位肥皂专家从他旧衣里拉下一片红布来，把它剪成一个公鸡冠子的形状，然后把它贴在这鸟儿的头上。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一只金鸟飞翔了！”老头儿说。于是把这麻雀放走了。她在明朗的太阳光中赶快逃命，吓得要死。

嗨，她才耀眼哩！所有的麻雀，连那个大乌鸦——他已经不是一个年青小伙子了——看到了她也不禁大惊失色起来。不过他们仍然在她的后面穷追，因为他们想要知道，这

究竟是一个什么怪鸟儿。

“从什么地方飞来的?从什么地方飞来的?”乌鸦大声喊着。

“请停一下！请停一下!”许多麻雀一齐喊着。

但是那雀子却不愿意停下来。她怀着害怕和恐怖的心情，一口气飞回家来。她几乎坠到地上来了。追逐的鸟儿越集越多,大的小的都有；有些甚至紧紧逼到她身边来,要啄掉她的毛。

“看她呀！看她呀!”大家都喊。

“看她呀！看她呀!”当麻雀妈妈飞近她的窠时,那些小麻雀也喊。“这一定是一个小孔雀。她射出种种不同的色彩，正象妈妈告诉我们的一样，简直把我们的眼睛都弄昏了。叽！这就是‘美’呀!”

他们开始用小嘴啄着这鸟儿，弄得她简直没有办法飞进窠里来。她吓得魂不附体，弄得连“叽!”都说不出来,更谈不上说:“我是你们的妈妈呀!”

别的雀子们都涌过来，把她的羽毛一根接着一根地啄得精光。最后麻雀妈妈全身流血,坠落到玫瑰花丛里去了。

“你这可怜的东西!”玫瑰花说:“请不要急吧。我们可以

把你隐藏起来呀。请把你的头靠着我们吧。”

麻雀把翅膀张开了一下，接着马上就缩回去了，紧贴着身子。她在这些邻居们——这些美丽新鲜的玫瑰花——旁边死了。

“叽！叽！”窠里的麻雀说。“妈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们连影子都不知道！该不会是她玩了一个花样，叫我们自己去找出路吧？她留下这么一个房子给我们作为遗产！不过当我们都成家立业了的时候，究竟谁来继承它呢？”

“是的，等我有了妻子和小孩、把家庭扩大了的时候，你们想要跟我住在一起可不行啦，”最小的那只麻雀说。

“我的妻子和孩子将会比你的还要多！”另一只说。

“但是我是长子呀！”第三只说。

现在他们都吵起来了，他们用翅膀打，用嘴啄着，于是，拍！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窠里滚出来了。他们躺在地上，气得不可开交。他们把头儿偏向一边，同时眨着朝上的那个眼睛——这就是他们生气的表示。

他们能够飞一点儿，又进一步练习了一阵子。最后，为了使他们今后在世界上碰头的时候可以彼此认得出来，他们一致同意到那时应该说：“叽！叽！”同时用左脚在地上扒

三次。

那个仍然留在窠里的小麻雀，尽量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架子来，因为它现在成了这屋子的主人，不过它没有当家很久。在这天晚上，一股红色的火在窗玻璃里闪耀着，火焰从屋顶下燎出来，干草哗啦哗啦地烧起来，整个屋子都着火了，连这个小麻雀也在内。不过别的麻雀都逃出了性命。

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又升起来的时候，一切东西显得非常新鲜，好象安静地睡了一觉似的；那个农舍什么也没有剩下了，只有几根烧焦了的屋梁，靠着那个没有人管的烟囱。浓厚的烟从废墟升上来，不过外边的玫瑰花丛仍然很鲜艳，开得很茂盛；每一朵花，每一根枝条都映照在那平静的水里。

“咳，这座烧塌了的房子面前的玫瑰花开得多么美啊！”一位路过的人说。“这是一幅最美丽的小小画面，我要把它画下来！”

于是这人从衣袋里取出一个白纸本子；他拿起铅笔，因为他是一个画家。他画出这冒烟的废墟，烧焦了的屋梁，倾斜的、几乎要坍下来的烟囱；不过最突出的是一丛盛开的玫瑰花。它的确非常美丽，这幅画就完全是为它而画的。



这天的傍晚，原来在那儿出生的两个麻雀经过这儿。

“那房子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问。“那个窠到什么地方去了？叽！叽！什么都烧掉了，连我们那个强壮的老弟也被烧掉了！这就是他独占那个窠的结果。那些玫瑰花儿倒是安然地逃脱了——她们仍然立在那儿，满脸红润。她们当然不会为邻居的倒霉而难过的。我们不跟她们讲话；这地方真丑——这是我们的意见。”于是他们就飞走了。

当秋天来了的时候，有一天太阳照得非常灿烂；人们很可能相信这还是夏天。在一个公馆面前的一排大台阶下面有一个院子，它是干燥和清洁的。有一群鸽子在院子里散着步：黑色的、白色的和紫色的，他们都在太阳光里闪着光。年老的鸽子妈妈特别提高嗓子对她们的孩子说：

“要成群地站着！要成群地站着！”——因为只有这样才显得更好看。

“那些在我们中间跳来跳去的灰色小东西是什么？”一只眼睛里显出红绿二色的老鸽子问。“灰色的小东西，灰色的小东西！”她说。

“他们是麻雀呀！——没有什么害处的动物。我们素来是以和善驰名的，所以我们还是让他们啄点我们的东西吃

吧。他们不会跟我们讲话的，而且他们的脚扒得也满客气！”

是的，它们都会扒，它们用左腿扒三下；不过它们还会说：“叽！”他们用这种办法可以认出他们是那个烧塌了的房子里一窠生出来的三只麻雀。

“这儿真叫人吃得痛快！”麻雀们说。

鸽子们只是跟自己的人在一起高视阔步地走来走去，而且只是谈论着他们自己的事情。

“你看到那个凸胸脯的鸽子吗？”一只麻雀对另一只麻雀说。“你看到她啄豌豆吃的那副样儿吗？她吃得太多了！而且老是挑最好的吃！咕噜！咕噜！你们看她的冠子秃得多厉害！——你看这个可爱又可气的东西！咕噜！咕噜！”

他们的眼睛都红起来，射出气愤的光芒。

“站成群呀！站成群呀！灰色的小东西！灰色的小东西！咕噜！咕噜！咕噜！”

他们的嘴巴就是这么不停地罗唆着；一千年以后，他们还会这么罗唆。

麻雀们大吃了一通，他们也听了许多话。是的，他们甚至还“站成群”，不过这对他们是不相称的。他们都吃饱了，

所以就离开了鸽子,彼此还发表了对于鸽子的意见,然后就跳到花园的栅栏下面去。当他们发现花园门是开着的时候,有一只就跳进门栏里去。他因为吃得非常饱,所以胆子也就大了。“叽叽!”他说,“我敢这样做!”

“叽叽!”另一只说,“我也敢,而且还要超过你。”于是他就径直跳到人家的房间里去。

房间里没有人。第三只麻雀看到这情形,也飞进去,而且飞到顶里面去,同时说:

“要不就索性飞进去,要不就索性不进去!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人窠’!那上面挂的是什么东西?嗨,那是什么东西!”

麻雀看到自己面前有许多盛开的玫瑰;她们都倒映在水里;那烧焦了的屋梁斜倚着那随时都可以倒下来的烟囱。——乖乖,这是什么?她们怎么会跑到一个公馆里的房间里来了呢?

这三只麻雀想在烟囱和玫瑰花上飞过去,但是却碰到了一堵硬墙。这原来是一幅画,一幅美丽的巨画。它是画家根据他的速写完成的。

“叽叽!”这些麻雀说,“这没有什么!只不过看起来象

真东西罢了。叽叽！这就是‘美’呀！你们能看出这是什么道理吗？我看不出什么道理！”

于是他们就飞走了，因为这时有几个人走进房间里来了。

许多岁月过去了。鸽子不知咕噜咕噜了多少次，且不提他们的罗唆——这些脾气暴躁的东西！麻雀们在冬天挨过冻，在夏天里享受过舒服的日子。他们现在都订了婚，或者结了婚——随你怎样说吧。他们都生了小宝宝；当然每一只麻雀总认为自己的孩子最漂亮，最聪明。这个孩子飞到东，那个孩子飞到西；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便叫一声“叽！”同时用左脚扒三下，彼此就认出来了。他们中间一只最老的麻雀现在是一个老姑娘，她既没有窠，也没有孩子。她非常想到一个大城市去看看，因此就飞到哥本哈根去。

那儿有一幢五光十色的大房子。它立在皇宫和运河的近旁。河上有许多装载着苹果和陶器的船来往。房子的窗子都是下面宽，上面窄。麻雀朝里面看去，觉得每个房间象一朵郁金香，什么色彩和装饰都有。在这朵郁金香的中央有些雪白的人像，是用大理石雕的，但还有几座是用石膏塑的，不过在一个麻雀的眼中看来，它们都是一样。屋顶上

有一架铁车,上面还套着几匹铁马,由一个铁铸的胜利之女神赶着。这原来是多瓦尔生博物馆。

“你看它是多么光彩，你看它是多么光彩!”麻雀老姑娘说。“这一定就是所谓‘美’了。叽叽！不过它比孔雀要大一点!”

她还记得小时候她妈妈所知道的最美的东西是什么。于是她飞到院子里来。这儿也很美丽：墙上画着棕榈树和枝条；院子中央长着一个盛开的大玫瑰花丛——那开满了花朵的新鲜枝子在一个坟墓上面伸展开来。她飞进这花丛里去，因为里面有许多别的麻雀。“叽叽!”接着她用左脚扒了三下土——这种敬礼她在过去的岁月中不知作过多少次，但是谁也不懂得，因为大家一分手，就不一定每天都可以碰到。现在这种敬礼不过成了一种习惯罢了。但是今天却有两个老麻雀和一个小麻雀回答一声;“叽叽!”同时用左脚扒了三下土。

“啊！日安！日安!”他们是老窠里的两只老麻雀和这个家族的一只小麻雀。“我们居然在这儿会面了!”他们说。“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可惜没有什么东西可吃。这就是‘美’呀！叽叽!”

许多人从两边的房间里走出来——那里面陈列着许多美丽的大理石像。他们走到坟墓旁边来。雕刻这些美丽的石像的那位艺术家就躺在这里。他们脸上现出欣悦的表情，站在多瓦尔生的墓旁；他们拾起落下的玫瑰花瓣，保存起来作为纪念。他们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有的来自强大的英国，有的来自德国和法国。他们之中有一位最美丽的太太摘下一朵玫瑰，藏在自己的怀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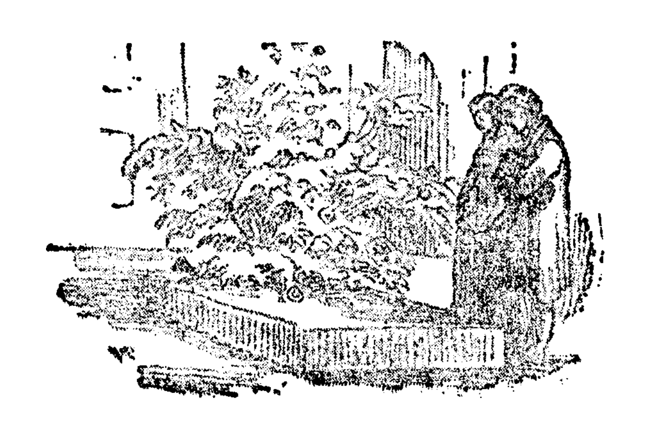
这些麻雀以为玫瑰花成了这地方的主人，以为这整个房子就是为玫瑰花而建筑的。他们觉得这未免有点做得太过份。不过人类既然这样重视玫瑰花，他们当然也不甘落后。“叽叽！”他们说，同时把尾巴在地上一扫，用一只眼睛对这些玫瑰花斜望一下。他们没有望多久马上就认出来了，这些花儿原来是他们的老邻居。事实上也没有错，这些玫瑰花的确是的。绘下这丛长在那个坍塌的屋子旁的玫瑰的画家，后来得到许可把玫瑰挖起来，送给这个博物馆的建筑师，因为比这更美丽的玫瑰花在任何地方都不容易找到。那位建筑师把这花栽在多瓦尔生的墓上。现在玫瑰在这儿开了，作为美的具体形象；它贡献出又红又香的花瓣，让人们带到遥远的国度里去，作为纪念。

“你们在这城里找到一个位置吗？”麻雀们问。

这些玫瑰花都点点头，认出了灰色的邻居们。它们看到他们，觉得非常高兴。

“活着和开着花，碰到旧时的朋友，每天看到和善的面孔——这是多么幸福啊！这儿每天都好象是一个节日！”

“叽叽！”这些麻雀齐声说。“是的，它们的确是我们的老邻居；我们记得起它们在那个池塘旁边的原形。叽！它们真是发迹了！是的，有人一觉醒来就成了贵人。我们不懂，在它们那一大堆红颜色里有什么了不起的高贵的东西？咳，那上面就有一片萎枯的叶子——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



于是他们把这叶子啄了一下，弄得落下来了。不过玫瑰树倒反而变得更新鲜，更绿了。玫瑰花儿在多瓦尔生的墓上的太阳光中芬芳地开着。她们的美跟他不朽的名字永远联在一起。

小　杜　克

是的,那就是小杜克。他的名字并不是真的叫杜克;不过当他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就把自己叫做杜克。他的名字应该是“加尔”——明了这一点是有好处的。现在他得照料比他小很多的妹妹古斯塔乌，自己还要温习功课。但是同时要做这两件事情是不太容易的。这个可怜的孩子把小妹妹抱在膝上，对她唱些他所会唱的歌；在这同时，他还要看摊在面前的那本地理书。在明天到来以前，他必须记好西兰①主教区所属的一切城市的名字，知道人们应该知道的一切关于它们的事情。

现在他的妈妈回来了，因为她到外面去过。她把小小的古斯塔乌抱起来。杜克跑到窗子那儿,拚命看书,几乎把眼睛都看花了,因为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但是他的妈妈没有钱买蜡烛。

“那个洗衣的老太婆在街上走来了,”正在朝窗子外面望的妈妈说。“她连走路也走不动，但还是要从井里取一桶

水上来。做个好孩子吧，杜克，快过去帮助这个老太太一下！”

杜克立刻就跑过去帮她的忙。不过当他回到房里来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蜡烛他们是买不起的;他只得上床去睡,而他的床却是一张旧板凳。他躺在那上面,想着他的地理功课：西兰的主教区和老师所讲的一切东西。他的确应该先温习好，但是他现在没有法子做到。所以只好把地理



---

① 西兰（Sjaeland）是丹麦东部的群岛。面积七五一四平方公里。

课本放在枕头底下,因为他听说这可以帮助人记住课文,不过这个办法却不一定靠得住。

他躺在那上面，想了许多事情。忽然觉得有人吻他的眼睛和嘴。他似乎睡着了，又似乎没有睡着。他好象觉得那个洗衣老太婆的温柔的眼睛在看他，并且对他说:

“如果你记不住功课,那真是可惜得很!你帮助过我,我现在应该帮助你。我们的上帝总是帮助人的!”

杜克的那本书马上就在他的头底下悉悉索索地动起来了。

“吉克——哩基！咕！咕!”这原来是一只老母鸡跑出来了——而且它是一只却格①的鸡。“我是一只却格的母鸡,”它说。

于是它就告诉他,那个小镇有多少居民,那儿曾经打过一次仗——虽然这的确不值得一提②。

“克里布里，克里布里，扑!”有一件什么东西落下来

① 却格（Kjøge）是丹麦却格湾上的一个小镇。

② 一六七七年六月一日，丹麦的舰队在却格湾击溃了瑞典的舰队。但是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四却不准丹麦获得任何胜利的果实。这里所说“不值得一提”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了，这是一只木雕的雀子——一只在布列斯托①射鸟比赛时赢来的鹦鹉。它说那儿居民数目之多，等于它身上的钉子。它是很骄傲的。“多瓦尔生就住在我的附近。扑！我睡得真舒服！”

不过现在小杜克已经不是在睡觉，他忽然骑上了一匹马。跑！跑！跳！跳！马儿在驰骋着。一位穿得很漂亮的骑士，戴着发亮的头盔和修长的羽毛，把他抱在马鞍前面坐着。他们穿过森林，来到古老的城市伏尔丁堡②——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大城市。国王的宫殿上耸立着许多高塔；塔上的窗子里射出亮光。那里面有歌声和跳舞。国王瓦尔得马尔和许多漂亮的宫女们在一起跳着舞。这时天已经亮了。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整个城市和国王的宫殿就沉下去了，那些高塔也一个接着一个地不见了。最后只有一座塔立在原来宫殿所在地的山上。这个城市显得藐小和寒碜。小学生把书本夹在臂下走来了，说：“两千个居民。”不过这不是真的，因为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多人。

---

① 布列斯托（Praesto）是丹麦的另一个小镇。它的附近有一个尼索（Nysö）农庄。丹麦的名雕刻师多瓦尔生曾经住在这儿。

② 在国王瓦尔得马尔时代，伏尔丁堡是丹麦一个很重要的城市。现在只剩下宫殿的废墟。

小杜克躺在床上,仿佛是在做梦,又不象在做梦。不过有一个人站在他身边。

“小杜克！小杜克!”这声音说。这是一个水手——一个相当小的人物,小得好象一个海军学生,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海军学生。“我特别代表柯苏尔来向你致敬——这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城市,一个活跃的、有汽船和邮车的城市。在过去，大家都说它很丑，不过现在这话却不对了。”

“我住在海边,”柯苏尔说。“我有一条公路和游乐的公园。我产生了一个诗人①,他是非常幽默的——就一般的诗人说来,这是少有的。有一次我很想送一条船出去,周游世界一番。不过我没有这样做,虽然我可以做得到。我的气味很香，因为在我的城门附近盛开着许多最美丽的玫瑰花。”

小杜克看见它们;它们在他眼中是红色的和绿色的。当这种种的色彩渐渐消逝了以后，附近清亮的海湾上就出现了一个长满树林的斜坡。上面有一座美丽的老教堂，它顶上有两个高高的尖塔。一股涌泉从山里流出来，发出潺潺的声音。一位年老的国王坐在近旁，他的长头发上戴着一

① 指柏格森(Baggesen,1764—1826)。他是安徒生所喜爱的一个诗人。



顶金王冠。这就是“泉水旁的赫洛尔王”——也就是人们现在所谓的罗斯吉尔得镇①。丹麦所有的国王和王后，头上戴着金冠，都手挽着手，走到这座山上的那个古教堂里来。于是琴楼上的风琴奏起来了，泉水也发出潺潺的鸣声。杜克看到这些景象，也听到这些声音。

“请不要忘记这王国的各个省份！”国王赫洛尔说。

立刻一切东西就不见了。是的，它们又变成了什么呢？这真象翻了一页书似的。这儿现在有一个年老的农家妇人。她是一个锄草的农妇。她来自苏洛②——这儿连市场上都长起草来了。她把灰布围裙披在头上和肩上。围裙是潮湿的，一定是下过雨了。

“是的，下过了一阵雨！”她说。她知道荷尔堡的剧本中的某些有趣的片断，也全知道关于瓦尔得马尔和亚卜萨龙③的事情。不过她忽然蹲下来，摇着头，好象要跳跃似的。

---

①赫洛尔王（Hroar）是丹麦传说中的一个国王，大约生活在第五世纪后半期。罗斯吉尔得镇（Rosekilde）据说就是他建立起来的。此镇到一四四五年止是丹麦的首都。在这儿的礼拜堂里埋葬着许多丹麦的国王和王后。

② 苏洛（Sorö）是十二世纪建立起来的一个小镇，丹麦的伟大剧作家荷尔堡在这儿创办了有名的“苏洛书院”。安徒生在这里读过书。

③ 亚卜萨龙（Absalon，1123—1201）是丹麦的一个将军和政治家，曾征服过爱沙尼亚。

“呱—呱！”她说。“天下雨了！天下雨了！苏洛是象坟墓一样地静寂，”她现在变成了一只青蛙——“呱—呱！”——不一会儿她又变成了一个老女人。“一个人应该看天气穿衣服才对！”她说。“天下雨了！天下雨了！我住的这个城市象一个瓶子。你同瓶塞一块儿进去，你还得从瓶口那儿出来！从前那里面装着些鲶鱼，现在这里面有一些红脸蛋的孩子。他们学到了许多学问——希伯莱文，希腊文——呱—呱！”

这很象青蛙的叫声，或者某人穿着一双大靴子在沼泽地上走过的声音；老是那么一个调子，既枯燥，又讨厌，讨厌得叫小杜克要酣睡了，而酣睡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就是在这样的睡眠中也居然会做起梦来——或者说类似做梦一般。他那个有一双蓝眼睛和金黄色鬈发的小妹妹古斯塔乌忽然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姐。她没有翅膀，但是她能飞翔。现在他们一起飞到西兰，飞过绿色的森林和蔚蓝色的湖泊。

“你听到公鸡叫么？小杜克？吉—克—哩—基！许多母鸡从却格飞出来！你可以有一个养鸡场——一个很大、很大的养鸡场！你将不会饥饿和贫困！象俗话所说的，你将

射得鹦鹉；你将是一个富有和快乐的人！你的房子将会耸入云霄，象国王瓦尔得马尔的塔一样。它将有许多美丽的大理石像——象从布列斯托那儿搬来的一样——作为装饰。懂得我的意思了吧。你的名字将会象从柯苏尔开出的船一样，周游世界。”同时在罗斯吉尔得——“请不要忘记这些城市吧！”国王赫洛尔说。“小杜克，你将会说出聪明而有理智的话来。当你最后走进坟墓里去的时候，你将会睡得很平安——”

“倒好象我是躺在苏洛似的！”小杜克说，于是便醒来了。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他一点也记不起这场梦。不过这倒也没有什么必要，因为一个人是不需要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的。

现在他从床上跳下来，读他的书；马上他就懂得全部的功课了。那个洗衣的老太婆把头伸进门来，对他点点头，说：

“好孩子,谢谢你昨天的帮忙！愿上帝使你的美丽的梦变成事实!”

小杜克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一场什么梦，不过上帝知道!



影　子

在热带的国度里，太阳晒得非常厉害。人们都给晒成棕色，象桃花心木一样；在最热的国度里，人们就给晒成了黑人。不过现在有一位住在寒带的学者偏偏要到这些热的国家里来。他以为自己可以在这些国家里面漫游一番，象在本国一样；不过不多久他就改变了看法。象一切有理智的人一样，他得待在家里，把百叶窗和门整天都关起来。这看起来好象整屋子的人都在睡觉或者家里没有一个人似

的。他所住的那条有许多高房子的狭小街道，建筑得恰恰使太阳从早到晚都照在它上面。这真叫人吃不消！

这位从寒带国家来的学者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觉得好象是坐在一个白热的炉子里面。这弄得他筋疲力尽。他变得非常瘦，连他的影子也萎缩起来，比在家时小了不知多少。太阳也把它烤得没精打采。只有太阳落了以后，他和影子在晚间才恢复过来。这种情形看起来倒真是一桩很有趣味的事儿。蜡烛一拿进房间里来，影子就在墙上伸长起来。它把自己伸得很高，甚至伸到天花板上面去了。为了要重新获得气力，它不得不伸长。

这位学者走到阳台上去，也伸了伸身体。星星在那美丽的晴空一出现，他觉得自己又有了生气。在这些街上所有的阳台上面——在热带的国家里，每个窗子上都有一个阳台——现在都有人走出来了，因为人们到底要呼吸些新鲜空气，即使要变成桃花心木的颜色也管不了。这时上上下下都显得生气勃勃起来。鞋匠啦，裁缝啦，大家都搬到街上来。桌子和椅子也被搬出来了；蜡烛也点起来了——是的，不止一千根蜡烛。这个人聊天，那个人唱歌；人们散步，马车奔驰，驴子走路——丁当——丁当——丁当！因为它们

身上都戴着铃铛。死人在圣诗声中入了土；野孩子在放焰火；教堂的钟声在响。的确，街上充满了活跃的空气。

只有在那位外国学者住所对面的一间房子里，一切是沉寂的。但是那里面却住着一个人，因为阳台上有好几棵花。这些花儿在太阳光中长得非常美丽。如果没有人浇水，它们决不会长得这样好的；所以一定有什么人在那儿为它们浇水，因此一定有人住在那儿。天黑的时候，那儿的门也打开了，但是里面却很黑暗，最低限度前房是如此。更朝里一点有音乐飘出来。这位外国学者认为这音乐很美妙；不过这可能只是他的幻想，因为他发现在这些热带的国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是顶美丽的——如果没有太阳的话。这位外国人的房东说，他不知道谁租了对面的房子——那里从来没有任何人出现过；至于那音乐，他觉得单调之至。

他说："好象有某个人坐在那儿，老是练习他弹不好的一个调子——一个不变的调子。他似乎在说：'我终究要学会它。'但是不管他弹多久，他老是学不会。"

这个外国人有天晚上醒来了。他是睡在敞开的阳台门口的。风把它前面的帘子掀开，于是他就幻想自己看见一道奇异的光从对面的阳台上射来。所有的花都亮起来了，很

象色彩鲜艳的火焰。在这些花儿中间立着一位美丽苗条的姑娘。她也似乎射出一道光来。这的确刺伤他的眼睛。不过这是因为他从睡梦中惊醒时把眼睛睁得太大了的缘故。他一翻身就跳到地上来了。他轻轻地走到帘子后面去，但是那个姑娘却不见了，光也没有了，花儿也不再闪亮，只是立在那儿，象平时一样地好看。那扇门还是半掩着，从里面飘出一阵音乐声——那么柔和，那么美妙，使人一听到它就沉浸到甜美的幻想中去。这真好象是一个幻境。但是谁住在那儿呢？真正的入口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最下面一层全是店铺，人们不能老是随便从这些铺子进出的。

有一天晚上，这位外国人坐在他的阳台上。在他后边的那个房间里点着灯，因此他的影子很自然地就射到对面屋子的墙上去了。它的确正坐在那个阳台上的花丛中间。当这外国人动一下的时候，他的影子也就动一下。

“我相信，我们在这儿所能看到的唯一活着的东西，就是我的影子。”这位学者说。“你看，它坐在花丛中间的一副样儿多么可爱。门是半开着的，但是这影子应该放聪明些，走进里面去瞧瞧，然后再回来把它所看到的东西告诉我。”

“是的，你应该变得有用一点才对啊！”他开玩笑地说。

“请你走进去吧。嗯,你进去吗?”于是他对影子点点头;影子也对他点点头。“那么就请你进去吧，但是不要一去就不回来啦。”

这位外国人站起来;对面阳台上的影子也站了起来。这位外国人掉转身；影子也同时掉转身。如果有人仔细注意一下的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这位外国人走进自己的房间、放下那长帘子的时候,影子也走进对面阳台上那扇半掩着的门里去。

第二天早晨，这位学者出去喝咖啡,还要去看看报纸。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当他走到太阳光里的时候,他忽然问。“我的影子不见了！它昨天晚上真的走开了，没有再回来。这真是一件怪讨厌的事儿!”

这使他烦恼起来,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影子不见了,而是因为他知道一个关于没有影子的人的故事。住在寒带国度里的家乡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如果这位学者回到家里、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的话，大家将会说这是他模仿那个故事编出来的。他不愿意人们这样议论他。因此他就打算完全不提这事情——这是一个合理的想法。

晚上他又走到他的阳台上来；他已经把烛灯仔细地在

他后面放好，因为他知道影子总是需要它的主人作为掩护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把它引出来。他把自己变小，把自己扩大，但是影子却没有产生，因此也没有影子走出来。他说：“出来！出来！”但是这一点用也没有。

这真使人苦恼。不过在热带的国度里，一切东西都长得非常快。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有一件事使他非常高兴：他发现当他走到太阳光里去的时候，一个新的影子从他的腿上生出来了。他身上一定有一个影子的根。三个星期以后，他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影子了。当他动身回到他的北国去的时候，影子在路上更长了许多；到后来它长得又高又大，就是去掉它半截也没有关系。

这位学者回到家里来了。他写了许多书，研究这世界上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于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许多岁月也过去了，许多许多年也过去了。

有一天晚上，他正坐在房间里，有人在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请进来！”他说；可是没有什么人进来。于是他把门打开；他看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瘦得出奇的人。这使他感到非常惊奇。但是这个人的衣服却穿得非常入时；他一定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请问尊姓大名？”这位教授问。

“咳！”这位有绅士风度的客人说，“我早就想到，您是不会认识我的！我现在成了一个具体的人，有了真正的血肉和衣服。您从来也没有想到会看到我是这个样子。您不认识您的老影子了吗？您决没有想到我会再来。自从我上次跟您在一起以后，我的一切情况进展得非常顺利。无论在哪方面说起来，我现在算得是很富有了；如果我想摆脱奴役，赎回自由，我也可以办得到！”

于是他把挂在表上的一串护身符①摇了一下，然后把手伸到颈项上戴着的一个很粗的金项链上去。这时钻石戒指在他的手指上发出多么亮的闪光呵！而且每件东西都是真的！

“不成，这把我弄得有点糊涂！”学者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决不是普通的事情！”影子说。“不过您自己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呀。您知道得很清楚，从我小时候起，我就寸步不离开您。只有当您觉得我成熟了、可以单独在这个世界上

---

① 在欧洲，特别是在民间，人们常常在身边带些小玩意儿，迷信地认为它们可以带来好运。

生活,我才自找出路。我现在的境遇是再美好也没有,不过我对您起了一种怀念的心情,想在您死去以前来看您一次。您总会死去的!同时我也想再看看这些地方,因为一个人总是喜爱自己的祖国的。我知道您现在已经有了另一个影子;要不要我对您——或者对它——付出一点什么代价呢?您只须告诉我好了。”

“嗨,原来是你呀!”学者说。“这真奇怪极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旧影子会象人一样又回转来!”

“请告诉我,我应该付出些什么,”影子说,“因为我讨厌老欠别人的债。”

“你怎能讲这类的话呢?”学者说。“现在谈什么债呢?你跟任何人一样,是自由的!你有这样的好运气,我感到非常快乐。请坐吧,老朋友,请告诉我一点你过去的生活情况,和你在那个热带国家、在我们对面那所房子里所看到的事情。”

“是的,我可以告诉您,”影子说。于是他就坐下来。“不过请您答应我:随便您在什么地方遇见我,请不要告诉这城里的任何人,说我曾经是您的影子!我现在有意订婚;因为我现在的能力供养一个家庭还绰绰有余。”

"请放心，"学者说；"我决不把你的本来面目告诉任何人。请握我的手吧。我答应你。一个男子汉——说话算话。"

"一个影子——说话算话！"影子说，因为他不得不这样讲。

说来也真够了不起，他现在成了一个多么完整的人。他全身是黑色的打扮：他穿着最好的黑衣服，漆皮鞋；戴着一顶可以叠得只剩下一个顶和边的帽子。除此以外，他还有我们已经知道的护身符、金项链和钻石戒指。影子真是穿得异乎寻常地漂亮。正是这种打扮使他看起来象一个人。

"现在我对您讲吧，"影子说。于是他把他穿着漆皮鞋的脚使劲地踩在学者新影子的手臂上——它躺在他的脚下象一只小狮子狗。这种作法可能是由于骄傲而起，也可能是因为他想要把这新影子粘在他的脚上。不过这个伏着的影子是非常安静的，因为它想静听他们讲话。它也想知道，一个人怎样可以获得自由，成为自己的主人。

"您知道住在那对面房间里的人是谁吗？"影子问。"那是一切生物中最可爱的一个人；那是诗神！我在那儿住了三个星期。这使人好象在那儿住了一千年、读了世界上所有的诗和文章似的。我敢说这句话，而且这是真话。我看到了

一切，我知道了一切！”

“诗神！”学者大叫一声。“是的，是的！她常常作为一个隐士，住在大城市里面。诗神！是的，我亲眼看到过她一刹那，不过我的眼皮那时被睡虫压得沉重；她站在阳台上，发出一道很象北极光的光。请告诉我吧！请告诉我吧！你那时是立在阳台上的。你走进那个门里去，于是——”

“于是我就走进了前房，”影子说。“那时您坐在对面，老是朝着这个前房里瞧。那儿没有点灯，只有一种模糊的光。不过里面却有一整排厅堂和房间，门都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开着的；房里都点着灯。要不是我直接走进去，到那个姑娘的身旁，我简直要被这强烈的光照死了。不过我是很冷静的，我静静地等着——这正是一个人所应取的态度。”

“你看到了什么呢？”这位学者问。

“我看到了一切，我将全部告诉您。不过——这并不是我的自高自大——作为一个自由人，加上我所有的学问，且不说我高尚的地位和优越的条件，——我希望您把我称做‘您’。”

“请原谅！”学者说。“这是一个老习惯，很不容易去掉。

——您是绝对正确的，我一定记住。不过现在请您把您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诉我吧。”

“一切！”影子说；“因为我看到了一切，同时我知道一切。”

“那个内房里的一切是个什么样儿的呢？”学者问。“是象在一个空气新鲜的山林里吗？是象在一个神庙里吗？那些房间是象一个人站在高山上看到的满天星斗的高空吗？”

“那儿一切都有，”影子说。“我没有完全走进里面去，只是站在阴暗的前房里，不过我在那儿的地位站得非常好。我看到一切，我知道一切。我曾经到前房诗之宫里去过。”

“不过您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在那些大厅里面是不是有远古的神祇走过？是不是有古代的英雄在那儿比武？是不是有美丽的孩子们在那儿嬉戏，在那儿讲他们所做过的梦？”

“我告诉您，我到那儿去过。因此您懂得我在那儿看到了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如果您到那儿去过，您不会成为另外一个人；但是我却成了一个人了，同时我还学到了理解我内在的天性，我的本质和我与诗的关系。是的，当我以前和您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曾想到过这些东西。不过您知道，在

太阳上升或落下去的时候，我就变得分外地高大。在月光里面,我看起来比您更真实。那时我不认识我内在的本质;我只有到了那个前房里才认出来。我变成一个人了!

“我完全成形了。您已经不再在那些温暖的国度里。作为一个人,我就觉得以原来的形态出现是羞耻的;我需要皮鞋、衣服和一个具体的人所应当有的各种修饰。——我自己藏起来;是的,我把这都告诉您了——请您不要把它写进任何书里去。我跑到卖糕饼女人的裙子下面去，在那里面藏起来。这个女人一点也不知道她藏着一件多么大的东西。起初我只有在晚上才走出来；我在街上的月光下面走来走去。我在墙上伸得很长；这使得我背上发痒,怪舒服的啦!我跑上跑下，我通过最高的窗子向客厅里面望去；我通过屋顶向谁也望不见的地方望去；我看到谁也没有见过和谁也不应该见到的东西。整个地说来，这是一个卑鄙肮脏的世界！要不是大家认为做一个人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决不愿意做一个人。

“我看到一些在男人、女人、父母和‘亲爱无比的’孩子们中间发生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看到谁也不知道、但是大家却非常想知道的事情——他们的邻居做的坏事。如

果我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在报纸上发表的话，那么看的人可就多了！但是我只直接写给一些有关的人看，因此我到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起了一阵恐怖。人们那么害怕我，结果他们都变得非常喜欢我。教授推选我为教授；裁缝送给我新衣服穿，我什么也不缺少。造币厂长为我造钱；女人们说我长得漂亮！——这么一来，我就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了。咳，现在我要告别了。这是我的名片；我住在有太阳的那一边。下雨的时候我总在家里。”

影子告别了。

“这真是稀奇，”学者说。

许多岁月过去了。影子又来拜访。

“您好吗？”他问。

“哎呀！”学者说，“我正在写关于真、关于善、关于美的文章。但是谁也不愿意听这类的事儿；我简直有些失望，因为这使我难过。”

“但是我却不这样，”影子说。“我正长得心广体胖——一个人应该这样才成。你不了解这个世界，因此你快要病了。你应该去旅行一下。这个夏天我将要到外面去跑跑；你也来吗？我倒很希望有一位旅伴呢。您愿不愿作为我的影

子,跟我一道来?有您在一起,对我说来将是一桩很大的愉快。我愿意担负您的一切旅行费用。”

“这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学者说。

“这要看您对这个问题取一种什么态度,”影子回答说。“旅行一次会对您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您愿意做我的影子,那么您将得到一切旅行的利益,而却没有旅行的负担。”

“这未免有点太那个了!”学者说。

“世事就是如此呀!”影子说,“而且将来也会是如此!”

于是影子就走了。

这位学者并不完全是很舒服的。忧愁和顾虑紧跟着他。他所谈的真、善、美对于大多数的人说来,正如玫瑰花之对于一头母牛一样,引不起兴趣。——最后他病了。

“你看起来真象一个影子,”大家对他说。他想到这句话时,身上就冷了半截。

“您应该到一个温泉去疗养!”影子来拜访他的时候说。“再没有别的办法。看在我们老交情的分上,我可以把您带去。我来付出一切旅行的费用,您可以把这次旅行描写一番,同时也可以使我在路上消消遣。我要到一个温泉去住住。我的胡子长得不正常,而这是一种病态。但是我必须

有胡子。现在请您放聪明一些,接受我的提议吧:我们可以作为好朋友去旅行一番。”

这么着,他们就去旅行了。影子现在成为主人了,而主人却成了影子。他们一起坐着车子,一起骑着马,一起并肩走着路;他们彼此有时在前,有时在后,完全依太阳的位置而定。影子总是很当心地要显出主人的身份。这位学者却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他有一颗很善良的心,而且是一个特别温和和友爱的人。因此有一天主人对影子说:

“我们现在成为旅伴了——这一点也不用怀疑;同时我们也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我们结拜为兄弟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变得更亲密些。”

“您说得对!”影子说——他现在事实上是主人。“您这句话非常直率,而且用意很好。我现在也要以诚相见,想什么就说什么。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想您知道得很清楚,人性是多么古怪。有些人不能摸一下灰纸——他们一看到灰纸就讨厌。有些人看到一个人用钉子在玻璃窗上划一下就全身发抖。我听到您把我称为‘你’,也有同样的感觉。象我跟您当初的关系一样,我觉得好象我是被踩到地上。您要知道,这是一种感觉,并不是自高自大的问题。我不能让

您对我说‘你’，但是我倒很愿意把您称为‘你’呢。这样我们就两不吃亏了。”

从这时起，影子就把他从前的主人称为“你”。

“这未免有点太过火了，”后者想，“我得喊‘您’，而他却把我称为‘你’。”但是他也只好忍受了。

他们来到一个温泉。这儿住着许多外国人；他们之中有一位美丽的公主。她得了一种病，那就是她的眼睛看东西非常锐利——这可以使人感到极端地不安。

她马上就注意到，新来的这位人物跟其他的人不同。

“大家都说他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使他的胡子生长。不过我却能看出真正的原由——他不能投射出一个影子来。”

她有些好奇，因此她马上就在散步场上跟这位陌生的绅士聊起天来。作为一个公主，她没有什么客气的必要，因此她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你的毛病就是不能投射出影子。”

“公主殿下的身体现在好多了，”影子说，“我知道您的毛病是：您看事情过于尖锐。不过这毛病已经没有了，您已经治好了。我恰恰有一个相当不平常的影子！您没有看到老跟我在一起的这个人么？别的人都有一个普通的影子，但

是我却不喜欢普通的东西。有人喜欢把比自己衣服质料还要好的料子给仆人做制服穿;同样,我要让我的影子打扮得象一个独立的人。您看我还让他有一个自己的影子。这笔费用可是不小，但是我喜欢与众不同一点。”

“怎么!”公主想。“我的病已经真正治好了吗？这是世界上一个最好的温泉。它的水现在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不过我现在还不打算离开这里，因为这地方开始使我很感兴趣。这个陌生人非常逗我的喜爱。我只希望他的胡须不要长起来，因为如果他长好了的话，那么他就要走了。”

这天晚上公主和影子在一个宽广的大厅里跳舞。她的体态轻盈，但是他的身体更轻。她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跳舞的人。她告诉他,她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而他恰恰知道这个国家——他到那儿去过,但是那时她已经离开了。他曾经从窗口向她宫殿的内部看过——上上下下地看过。他看到了这,也看到了那。因此他可以回答公主的问题,同时暗示一些事情——这使得她非常惊奇。他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因此她对于他的知识的渊博起了无限的敬意。当她再次和他跳舞的时候,她不禁对他发生了爱情。影子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她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

她跟他又跳了一次舞。她几乎把心中的话说出来了，不过她是一个很懂得分寸的人：她想到了她的国家、她的王国和她将要统治的那些人民。

“他是一个聪明人，”她对自己说。“这是很好的；而且他跳舞也很出色——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学问是不是根底很深？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把他考察一下才是。”

于是她马上问了他一个非常困难、连她自己也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影子做了一个鬼脸。

“你回答不了，”公主说。

“我小时候就知道了，”影子说，“而且我相信，连站在门那儿的我的影子都能回答得出来。”

“你的影子！”公主叫了一声，“那倒真是了不起。”

“我并不是肯定地说他能回答，”影子说。“不过我相信他能够回答。这许多年来，他一直跟着我，听我谈话。不过请殿下原谅，我要提醒您注意，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人，而且以此自豪；所以如果您要使他的心情好、使他能正确地回答问题，那末您得把他当做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待。”

“我可以这样办，”公主说。

于是她走到那位站在门旁的学者身边去。她跟他谈到太阳和月亮,谈到人类的内心和外表;这位学者回答得既聪明，又正确。

“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影子的人，一定不是普通人，”她想。“如果我把他选做我的丈夫的话，那对于我的国家和人民一定是一桩莫大的幸事。——我要这样办!”

于是他们——公主和影子——马上就达成了一个谅



解。不过在她没有回到自己的王国去以前，谁也不能知道这件事情。

“谁也不会知道——即使我的影子也不会知道的，”影子说。他说这句话有他自己的理由。

他们一起回到公主在家时所统治的那个国家里去。

“请听着，我的好朋友，”影子对学者说。“现在一个人所能希望得到的幸运和权力，我都有了。我现在也要为你做点特别的事情。你将永远跟我一起住在我的宫殿里，跟我一起乘坐我的皇家御车，而且每年还能领十万块钱的俸禄。不过你得让大家把你叫做影子，同时永远不准你说你曾经是一个人。一年一度，当我坐在阳台上太阳光里让大家看我的时候①，你得象一个影子的样儿，乖乖地躺在我的脚下。我可以告诉你，我快要跟公主结婚了；婚礼就在今天晚上举行。”

“哎，这未免做得太过火了！”学者说。“我不能接受，我决不干这类的事儿。这简直是欺骗公主和全国的人民。我要把一切事情讲出来——我是人，你是影子，你不过打扮得

---

① 在欧洲，根据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惯例，国王和王后，或者公主和驸马，在每年国庆节日的时候，走到阳台上来，向外面欢呼的民众答礼。

象一个人一样罢了!”

“决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话!”影子说。“请你放聪明一点吧，否则我就要喊警卫来了!”

“我将直接去告诉公主!”学者说。

“但是我会比你先去,”影子说;“你将走进监牢。”

事实上,结果也就是如此,因为警卫知道他要跟公主结婚，所以就服从了他的指挥。

“你在发抖,”当影子走进房里去的时候，公主说。“出了什么事情吗？我们快要结婚，你今晚不能生病呀!”

“我遇见世上一件最骇人听闻的事情!”影子说。“请想想吧！——当然，一个可怜的影子的头脑是经不起抬举的——请想想吧！我的影子疯了:他幻想他变成了一个人;他以为——请想想吧——他以为我是他的影子!”

“这真可怕!”公主说。“我想他已经被关起来了吧?”

“当然啦。我恐怕他永远也恢复不了理智了。”

“可怜的影子!”公主说,“他真是不幸。把他从他渺小的生命中解脱出来，我想也算是一桩善行吧。当我把这事情仔细思量一番以后，我觉得把他不声不响处置掉是必要的。”

“这当然未免有点过火,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忠实的仆人,”影子说，同时假装叹了一口气。

“你真是一个品质高贵的人,”公主说,在他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天晚上,整个城市大放光明;礼炮在一齐放射——轰轰！兵士们都在举枪致敬。这是举行婚礼！公主和影子在阳台上向百姓露面，再次接受群众的欢呼。

那位学者对于这个盛大的庆祝一点也没有听到，因为他已经被处决了。





老　房　子

街上有一幢很老很老的房子,它几乎有三百年的历史,这点人们在它的大梁上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上面刻着郁金香和牵藤的啤酒花花纹——在这中间刻着的是它兴建的年月。在那上面人们还可以看到整首用古老的字体刻出来的

诗篇。在每个窗子上的桁条上还刻着做出讥笑的样子的脸谱。第二层楼比第一层楼向外突出很多；屋檐下有一个刻着龙头的铅水笕。雨水本来应该是从龙的嘴里流出来的，但它却从它的肚皮中冒出来了，因为水笕有一个洞。

街上所有的别的房子都是很新很整齐的；它们的墙很光，窗玻璃很宽，人们可以看得出，它们不愿意跟这座老房子有什么来往。它们无疑地在想："那个老垃圾堆作为街上的一个笑柄还能站得住多久呢？它的吊窗凸出墙外太远，谁也不能从我们的窗子这边看到那边所发生的事情。它的楼梯宽得象宫殿里的楼梯，高得象是要通到一个教堂的塔里面去。它的铁栏杆象一个家庭墓窖的门——上面还装置着黄铜小球。这真可笑！"



它的对面也是整齐的新房子。它们也有同样的看法。不过这儿有一个孩子坐在窗子里面。他有一副

红润的面孔和一对闪耀的眼睛。他特别喜欢这幢老房子，不论在太阳光里或在月光里都是这样。他看到那些泥灰全都脱落了的墙壁，就坐着幻想出许多奇怪的图景来——这条街、那些楼梯、吊窗和尖尖的山形墙，在古时会象一个什么样子呢？他可以看到拿着戟的兵士，以及形状象龙和鲛的水笕。

这的确是一幢值得一看的房子！那里面住着一个老人。他穿着一条天鹅绒的马裤，一件有大黄铜扣子的上衣；他还戴着一副假发①——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真正的假发。每天早晨有一个老仆人来为他打扫房间和跑腿。除此以外，这座老房子里就只孤独地住着这位穿天鹅绒马裤的老人了。他偶尔来到窗子跟前，朝外面望一眼。这时这个小孩就对他点点头，作为回答。他们就这样相互认识了，而且成了朋友，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不过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

小孩曾经听到他的父母说过：“对面的那个老人很富有，不过他是非常孤独的！”

---

① 古时欧洲的绅士和富有的人常常戴着假发，以掩住秃顶，同时也借此显得尊严一些。

在下一个星期天，这孩子用一张纸包了一点东西，走到门口。当那个为这老人跑腿的仆人走过时，他就对他说：

“请听着！你能不能把这东西带给对面的那个老人呢？我有两个锡兵①。这是其中的一个；我要送给他，因为我知道他是非常孤独的。”

老仆人表示出高兴的样子。他点了点头，于是就把锡兵带到老房子里去了。不久他就来问小孩，愿意不愿意亲自去拜访一次。他的爸爸妈妈准许他去。所以他就去拜访那个老房子了。

台阶栏杆上的那些铜球比平时要光亮得多；人们很可能以为这是专门为了他的拜访而擦亮的。那些雕刻出来的号手——因为门上都刻着号手，他们立在郁金香花里——都在使劲地吹喇叭；他们的双颊比以前要圆得多。是的，他们在吹：“嗒—嗒—啦—啦！小朋友到来了！嗒—嗒—啦—啦！”于是门便开了。

整个走廊里挂满了古老的画像：穿着铠甲的骑士和穿着丝绸的女子。铠甲发出响声；绸衣在窸窸窣窣地颤动。接着就是一个楼梯。它高高地伸向上面去，然后就略为弯下

① 锡兵，这里是指用镀锡铁皮做成的玩具兵。

一点。这时你就来到一个阳台上。它的确快要坍塌了。处处是长长的裂痕和大洞，不过它们里面却长出了许多草和叶子。因为阳台、院子和墙都长满了那么多的绿色植物，所以它们整个看起来象一个花园。但这还不过是一个阳台。

这儿有些古旧的花盆；它们都有一个面孔和驴耳朵。花儿自由自在地随处乱长。有一个花盆全被石竹花铺满了，这也就是说：长满了绿叶子，冒出了许多嫩芽——它们在很清楚地说："空气抚爱着我，太阳吻着我，同时答应让我在下星期日开出一朵小花——下星期日开出一朵小花啦！"

于是他走进一个房间。这儿的墙上全都糊满了猪皮；猪皮上印着金花。墙儿说：

镀金消失得很快，
但猪皮永远不坏！

沿墙摆着许多高背靠椅；每张椅子都刻着花，而且还有扶手。

"请坐吧！请坐吧！"它们说。"啊，我的身体真要裂开了！象那个老碗柜一样，我想我一定得了痛风病！我背上

得了痛风病，噢！”

不一会儿这孩子走进一个客厅，那个吊窗就在这儿，那个老人也在这儿。

“亲爱的小朋友，多谢你送给我的锡兵！”老人说，“多谢你来看我！”

“谢谢！谢谢！”——也可以说是——“嘎！啪！”这是所有的家具讲的话。它们的数目很多，当它们都来看这孩子的时候，它们几乎挤做一团。

墙中央挂着一个美丽女子的画像。她的样子很年轻和快乐，但是却穿着古时的衣服；她的头发和挺直的衣服都扑满了粉。她既不说“谢谢”，也不说“啪”；她只是用温和的眼睛望着这个小孩子。他当时就问这老人。

“您从什么地方弄到这张像的？”

“从对面的那个旧货商人那里！”老人说。“那儿挂着许多画像。谁也不认识他们，也不愿意去管他们，因为他们早就被埋葬掉了。不过从前我认识这个女子，现在她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半个世纪啦。”

在这幅画下边，在玻璃的后面，挂着一个萎枯了的花束。它们无疑也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因为它们的样子也很

古老。那个大钟的摆摇来摇去；钟上的针在转动。这房间里每件东西在时时刻刻地变老，但是人们却不觉得。

小孩子说:“家里的人说，你一直是非常孤独的!”

“哎,”老人说,“旧时的回忆以及与回忆相联的事情,都来拜访，现在你也来拜访了！我感到非常快乐!”

于是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画册：那里面有许多我们现在见不到的华丽的马车行列、许多打扮得象纸牌上的“贾克”的兵士和挥着旗子的市民。裁缝挥着的旗帜上绘着一把由两只狮子抬着的大剪刀；鞋匠挥着的旗子上绘有一只双头鹰——不是靴子，因为鞋匠必须把一切东西安排得使人一看就说:“那是一双。”是的，就是这样的一本画册!

老人走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拿出一些蜜饯、苹果和硬壳果来——这个老房子里的一切东西真是可爱。

“我再也忍受不了!”立在五斗柜上的那个锡兵说。“这儿是那么寂寞,那么悲哀。一个惯于过家庭生活的人,在这儿实在住不下去！我再也忍受不了！日子已经够长了，而晚间却是更长!这儿的情形跟你们那儿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你的爸爸和妈妈总是愉快地在一起聊天，你和别的一些可爱的孩子也发出高兴的闹声。嗨!这个老人,他是多么寂寞

啊！你以为他会得到什么吻么？你以为会有人温和地看他一眼么？或者他会有一棵圣诞树么?他什么也没有,只有等死！我再也忍受不了!”

“你不能老是从悲哀的角度去看事情呀!”小孩子说。“我觉得这儿什么东西都可爱!而且旧时的回忆以及与回忆相联的事情都到这儿来拜访!”

“是的，但是我看不见它们，也不认识它们!”锡兵说。“我再也忍受不了!”

“你要忍受下去,”小孩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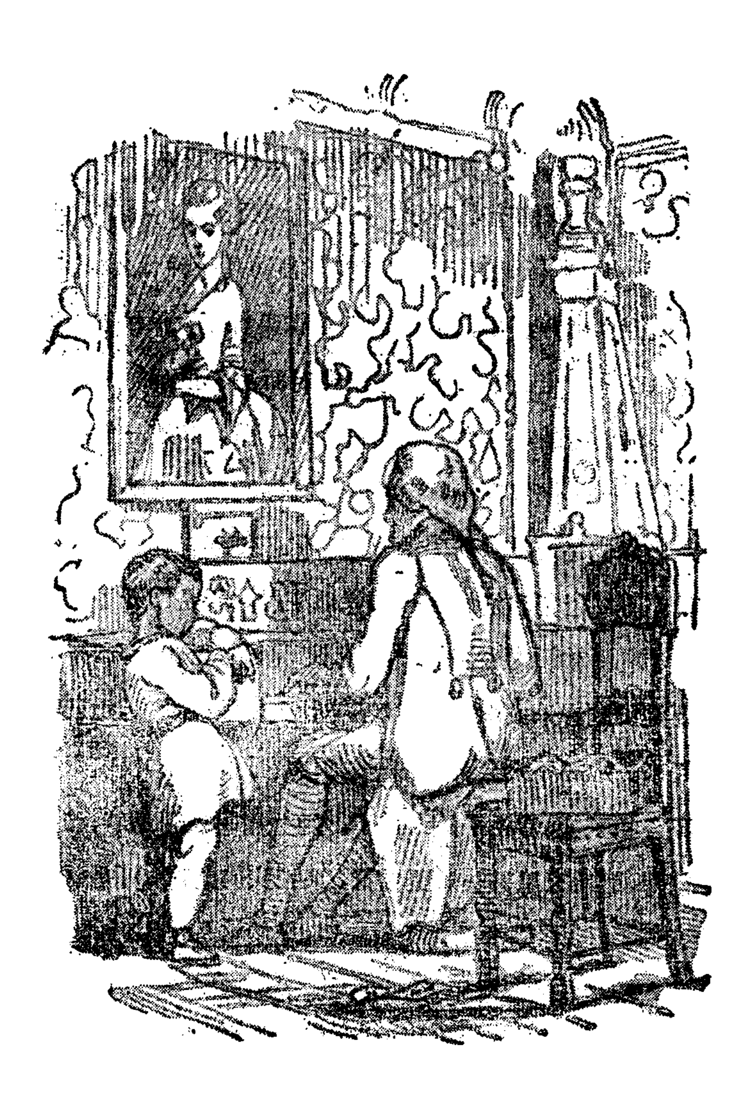
这时老人带着一副最愉快的面孔和最甜美的蜜饯、苹果以及硬壳果走来了。小孩子便不再想起锡兵了。

这个小年轻人,怀着幸福和高兴的心情,回到家来。许多日子、许多星期过去了。和对面那个老房子,又有许多往返不停的点头。最后小孩子又走过去拜访了。

那些雕刻的号手又吹起:“嗒—啦—啦，嗒—啦—啦!小朋友又来了！嗒—啦—啦!”接着那些骑士身上的剑和铠甲又响起来了，那些绸衣服又沙沙地动起来了。那些猪皮又讲起话来了,那些老椅子的背上又有痛风病了。噢!这跟头一次来的时候完全一样，因为在这儿,这一天,这一点钟

完全跟另一天，另一点钟是一样。

“我再也忍受不了！”锡兵说。“我已经哭出了锡眼泪！这儿是太悲哀了！我宁愿上战场，牺牲掉我的手和脚——这种生活总算还有点变化。我再也忍受不了！现在我才懂得，回忆以及与回忆相联的事情来拜访是一种什么味道！我的回忆也来拜访了。请相信我，这结果并不太愉快。我几乎要从五斗柜上跳下来了。你们在对面房子里面的情形，我看得清清楚楚，好象你们就在这儿一样。又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你们都很熟悉的一天！你们孩子们围着桌子站着，唱你们每天早晨唱的圣诗。你们把手合在一起，庄严地站着；爸爸和妈妈也是同样地庄严。于是门开了，小妹妹玛利亚被领进来了——她还不到两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听到音乐或歌声，而且不管什么音乐或歌声，她就跳起舞来。她还不大会跳，但是她却要马上跳起来，虽然她跳得不合拍子，因为拍子是太长了。她先用一只腿站着，把头向前弯，然后又用另一只腿站着，又把头向前弯，可是这次却弯得不好。你们都站着不做一声，虽然这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在心里却笑起来了，因此我就从桌上滚下来了，而且还跌出一个包来——这个包现在还在——因为我笑是不对的。但是这一



切，以及我所经历过的许多事情，现在又来到我的心里——这一定就是回忆以及与回忆相联的事情了。请告诉我，你们仍然在礼拜天唱歌吗？请告诉我一点关于小玛利亚的消息好吗？我的老朋友——那另一个锡兵——现在怎样了？是的，他一定是很快乐的！——我却是再也忍受不了！”

“你已经被送给别人了！”小孩子说。“你应该安心下来。这一点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时那个老人拿着一个抽屉走进来。抽屉里有许多东西可看：粉盒、香膏盒、旧扑克牌——它们都很大，还镀着金，现在我们是看不到这样的东西的。他还抽开了许多抽屉，拉开了一架钢琴，钢琴盖上绘着风景画。当这老人弹着的时候，钢琴就发出粗哑的声音。于是他就哼出一支歌来。

“是的，她也能唱这支歌！”他说。于是他就对这幅从旧货商人那儿买来的画点点头。老人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了。

“我要到战场上去！我要到战场上去！”锡兵尽量提高嗓子大叫；接着他就栽到地上去了。

是的，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老人在找，小孩也在找；但是他不见了，他失踪了。

"我会找到他的!"老人说。不过他永远也没有找到他,因为地板上有许多洞和裂口。锡兵滚到一个裂口里去了。他躺在那里,好象躺在一个没有盖土的坟墓里一样。

这一天过去了。小孩子回到家里。一星期又过去了,接着又有许多星期过去了。窗子上都结了冰,小孩子得坐下来,在窗玻璃上用嘴哈气融出一个小视孔来看看那座老房子。雪花飘进那些刻花和刻字中间去,把整个台阶都盖住了,好象这座老房子里没有住着什么人似的。的确,这里现在没有人,因为那个老人已经死了!

黄昏的时候,门外停着一辆马车。人们把他放进棺材,抬上马车。他不久就要给埋进他乡下的坟墓里,他现在就要被运到那儿去,可是没有人来送葬,因为他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死了。当棺材被运走的时候,小孩子在后面用手对他飞吻。

几天以后,这座老房子里举行一次拍卖。小孩子从他的窗子里看到那些古老的骑士和女子、那些有长耳朵的花盆、那些古旧的椅子和碗柜,统统都被人搬走了。有的搬到这儿去,有的搬到那儿去。她的画像——在那个旧货商店里找来的——仍然回到那个旧货商店里去了,而且一直挂

在那里，因为谁也不认识她，谁也不愿意要一张老画。

到了春天,这座房子就被拆掉了,因为人们说它是一堆烂垃圾。人们可以从街上一眼就看到墙上贴着猪皮的那个房间。这些皮已经被拉下来了，并且被撕碎了。阳台上那些绿色植物凌乱地在倒下的屋梁间悬着。现在人们要把这块地方扫清。

“这才好啦!”周围的房子说。

一幢漂亮的新房子建立起来了；它有宽大的窗子和平整的白墙。不过那座老房子原来所在的地方恰恰成了一个小花园。邻近的墙上长满了野生的葡萄藤。花园前面有一道铁栏杆和一个铁门。它们的样子很庄严。行人在它们面前停下步子，朝里面望。

麻雀成群地栖在葡萄藤上，叽叽喳喳地互相叫着。不过它们不是谈着关于那幢老房子的事情，因为它们记不清那些事。许多年已经过去了,那个小孩子已经长大成人,长成了一个象他父母所期望的有能力的人。他刚结婚不久。他要同他的妻子搬进这幢有小花园的房子里来。当她正在栽一棵她认为很美丽的野花的时候,他站在她的身边。她用

小巧的手栽着花，用指头在花周围紧按上些泥土。

“噢！这是什么？”她觉得有件什么东西刺着了她。

有一件尖东西在柔软的泥土里冒出来了。想想看吧！这就是那个锡兵——在那个老人房间里跑掉的锡兵。他曾经在烂木头和垃圾里混了很久，最后又在土里睡了许多年。

年轻的妻子先用一片绿叶子、然后又用她美丽的、喷香的手帕把锡兵擦干净。锡兵好象是从昏睡中恢复了知觉。

“让我瞧瞧他吧！”年轻人说。于是他笑起来，摇着头。“啊！这不可能就是他，但是他使我记起了我小时候跟一个锡兵的一段故事！”

于是他就对他的妻子讲了关于那座老房子、那个老人和锡兵的故事。他把锡兵送给了老人，因为他是那么孤独。他讲得那么仔细，好象是真事一样。年轻的妻子不禁为那座老房子和那个老人流出泪来。

“这也许就是那个锡兵！”她说。“让我把他保存起来，以便记住你所告诉我的这些事情。但是你得把那个老人的坟指给我看！”

“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呀，”他说，“谁也不知道它！他所有的朋友都死了；没有谁去照料它，而我自己那时还不过



是一个小孩子！”

“那末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了！”她说。

“是的，可怕地孤独！”锡兵说，“不过他居然没有被人忘记掉，倒也真使人高兴！”

“高兴！”旁边一个声音喊。但是除了锡兵以外，谁也看不出这就是过去贴在墙上的一块猪皮。它上面的镀金已经全没有了。它的样子很象潮湿的泥土，但它还是有它的意

见。它说：

> 镀金消失得很快。
>
> 但猪皮永远不坏！

不过锡兵不相信这套理论。

一　滴　水

你当然知道什么叫做放大镜——它是一种圆玻璃，可以把一切东西放大到比原来的体积大一百倍。你只要把这镜子放在眼睛面前,瞧瞧一滴从池子里取出来的水,你就可以看见一千多种奇怪的生物——在别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在水里看见的。不过它们的确存在着,一点也不虚假。这好象是一大盘龙虾，在你上我下地跳跃着。它们的样子非常凶猛,彼此撕着腿和臂、尾巴和身体；然而它们自己却感到愉快和高兴。

从前有一个老头儿，大家把他叫做克里布勒 · 克拉布勒①,这就是他的名字。他总是希望在一切东西中抽出最好的东西来。当他没有办法达到目的时,他就要使用魔术了。

有一天他坐下来拿着一个放大镜放在眼前，查看一滴从沟里取出来的水。嗨,那才是一副乱爬乱叫的景象呢!无数的小生物在跳跃着，互相撕扯，互相吞食。

“这真吓人!”老克里布勒 · 克拉布勒说。“我们不能劝

它们生活得和平和安静一点么？劝它们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么？”

他想了又想，可是想不出办法。最后他只好使魔术了。

“我得把它们染上颜色，好使它们显得清楚！”他说。

于是他就在这滴水里倒进了一滴象红酒这类的东西。不过这就是巫婆的血——最上等的、每滴价值两个银毫的血。这样，那些奇异的小生物就全身染上了粉红色；水滴简直象住着一群裸体野人的城市一样。



① 原文是 Krible-Krable，即乱爬乱叫的意思。



“这是一些什么东西？”另外一个魔法师问。这人没有名字——而他却正因为没有名字而驰名。

“嗨，如果你能猜出它们是什么东西，”老克里布勒·克拉布勒说，“我就把它们送给你。不过，你不知道，要猜出来是不很容易的。”

这个没有名字的魔法师朝放大镜里面望。这真象一个城市，那里面的人都在跑来跑去，没有穿衣服！多么可怕啊！不过更可怕的是看到这个人怎样打着和推着那个人，他们互相咬着，掐着，拉着和捶着。在下面的要爬上来，在上面的要钻到下面去。

“看呀！看呀！他的腿比我的长！呸！滚他的！有一个人的耳朵后面长了一个小瘤——一个无害的小瘤，不过这使他感到痛，而它将来还会使他感到更痛！”

于是大家拖着他，向这瘤砍来；而且正因为这个小瘤，

大家就把这人吃掉了。另外还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象一个小姑娘。她只希望和平和安静。不过大家不让这位小姑娘坐在那儿。他们把她拖出来,打她,最后就把她吃掉了。

“这真是滑稽透顶!”魔法师说。

“是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克里布勒·克拉布勒问。“你能看得出来吗?”

“这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魔法师说。“这就是哥本哈根的缩影，或者某个别的大城市——因为它们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大城市!”

“这不过是沟里的一滴水而已!”克里布勒·克拉布勒说。

幸 福 的 家 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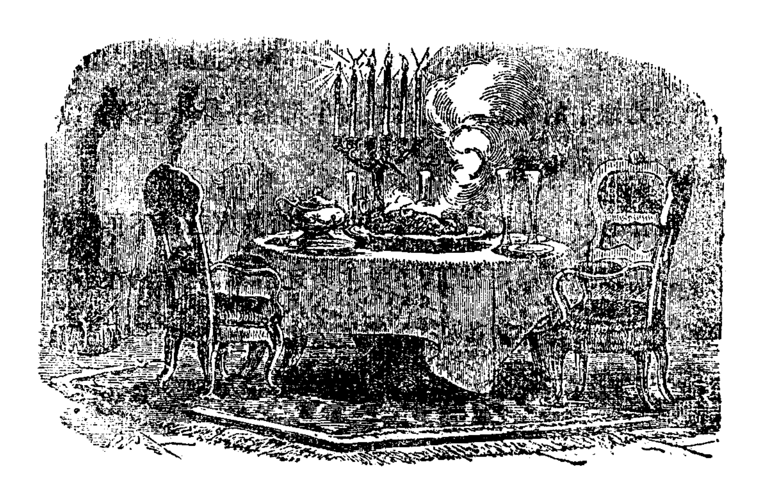
这个国家里最大的绿叶子,无疑要算是牛蒡的叶子了。你拿一片放在你的肚皮上，那么它就象一条围裙。如果你把它放在头上,那么在雨天里它就可以当做一把伞用,因为它是出奇地宽大。牛蒡从来不单独地生长;不,凡是长着一棵牛蒡的地方，你一定可以找到好几棵。这是它最可爱的一点，而这一点对蜗牛说来只不过是食料。

在古时候，许多大人物把这些白色的大蜗牛做成“碎肉”；当他们吃着的时候，就说:“哼,味道真好!”因为他们认为蜗牛的味道很美。这些蜗牛都靠牛蒡叶子活着；因此人们才种植牛蒡。

现在有一个古老的公馆，住在里面的人已经不再吃蜗牛了。所以蜗牛都死光了,不过牛蒡还活着,这植物在小径上和花畦上长得非常茂盛,人们怎么也没有办法制止它们。这地方简直成了一个牛蒡森林。要不是这儿那儿有几株苹果树和梅子树，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花园。处处都是牛

蒡；在它们中间住着最后的两个蜗牛遗老。

它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年纪。不过它们记得很清楚：它们的数目曾经是很多很多，而且都属于一个从外国迁来的家族，整个森林就是为它们和它们的家族而发展起来的。它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不过却听说过：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公馆”的东西。它们在那里面被烹调着，然后变成黑色，最后被盛在一个银盘子里。不过结果怎样，它们一点也不知道。此外，它们也想象不出来，烹调完了以后盛在银盘子里，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那一定很美，特别排场！它们请教过小金虫、癞蛤蟆和蚯蚓，但是一点道理也问



不出来,因为它们谁也没有被烹调过或盛在银盘子里面过。

那对古老的白蜗牛要算世界上最有身份的人物了。它们自己知道森林就是为了它们而存在的，公馆也是为了使它们能被烹调和放在银盘子里而存在的。

它们过着安静和幸福的生活。因为它们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就收养了一个普通的小蜗牛。它们把它作为自己的孩子抚育。不过这小东西长不大，因为它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蜗牛而已。但是这对老蜗牛——尤其是妈妈——觉得她能看出它在长大。假如爸爸看不出的话，她要求他摸摸它的外壳。因此他就摸了一下；他发现妈妈说的话有道理。

有一天雨下得很大。

“请听牛蒡叶子上的响声——咚咚咚！咚咚咚！”蜗牛爸爸说。

“这就是我所说的雨点，”蜗牛妈妈说。“它沿着梗子滴下来了！你可以看到，这儿马上就会变得潮湿了！我很高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房子;小家伙也有他自己的①。我们的优点比任何别的生物都多。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

---

① 在丹麦文里，蜗牛的外壳叫做“房子”（huus）。

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我们一生下来就有房子住，而且这一堆牛蒡林完全是为我们而种植的——我倒很想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在它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别的东西！”

“它的外边什么别的东西也没有！”蜗牛爸爸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们这儿更好的地方了。我什么别的想头也没有。”

“对，”妈妈说，“我倒很想到公馆里去被烹调一下，然后放到银盘子里去。我们的祖先们都是这样；你要知道，这是一种光荣呢！”

“公馆也许已经塌了，”蜗牛爸爸说，“或者牛蒡已经在它上面长成了树林，弄得人们连走都走不出来。你不要急——你老是那么急，连那个小家伙也开始学起你来。你看他这三天来不老是往梗子上爬么？当我抬头看看他的时候，我的头都昏了。”

“请你无论如何不要骂他，”蜗牛妈妈说。“他爬得很有把握。他使我们得到许多快乐。我们这对老夫妇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值得活下去了。不过，你想到过没有：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为他找个太太呢？在这林子的远处，可能住着我们的族人，你想到过没有？”

“我相信那儿住着些黑蜗牛，”老头儿说，“没有房子的黑蜗牛！不过他们都是一帮卑下的东西，而且还喜欢摆架子。不过我们可以托蚂蚁办办这件事情；他们跑来跑去，好象很忙似的。他们一定能为我们的小少爷找个太太。”

“我认识一位最美丽的姑娘！”蚂蚁说；“不过我恐怕她不成，因为她是一个王后！”

“这没有什么关系，”两位老蜗牛说。“她有一座房子吗？”

“她有一座宫殿！”蚂蚁说。“一座最美丽的蚂蚁宫殿，里面有七百条走廊。”

“谢谢你！”蜗牛妈妈说；“我们的孩子可不会钻蚂蚁窟的。假如你找不到更好的对象的话，我们可以托白蚊蚋来办这件差事。他们天晴下雨都在外面飞。牛蒡林的里里外外，他们都知道。”

“我们为他找到了一个太太，”蚊蚋说。“离这儿一百步路远的地方，有一个有房子的小蜗牛住在醋栗丛上。她是很寂寞的，她已经够结婚年龄。她住的地方离此地只不过一百步远！”

“是的，让她来找他吧，”这对老夫妇说。“他拥有整个

的牛蒡林，而她只不过有一个小醋栗丛！”

这样，它们就去请那位小蜗牛姑娘来。她足足过了八天才到来，但是这是一种很珍贵的现象，因为这说明她是一个很正经的女子。

于是它们就举行了婚礼。六个萤火虫尽量发出光来照着。除此以外，一切是非常安静的，因为这对老蜗牛夫妇不喜欢大喝大闹。不过蜗牛妈妈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蜗牛爸爸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因为他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于是它们把整座牛蒡林送给这对年轻夫妇，作为遗产；并且说了一大套它们常常说的话，那就是——这地方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块地方，如果它们要正直地、善良地生活和繁殖下去的话，它们和它们的孩子们将来就应该到那个公馆里去，以便被煮得漆黑、放到银盘子上面。

当这番演说讲完了以后，这对老夫妇就钻进它们的屋子里去，再也不出来。它们睡着了。

年轻的蜗牛夫妇现在占有了这整座的森林，同时生了一大堆孩子。不过它们从来没有被烹调过，也没有到银盘子里去过。因此它们就下了一个结论，认为那个公馆已经塌了，全世界的人类都已经死去了。谁也没有反对它们这

种看法,因此它们的看法一定是对的。雨打在牛蒡叶上,为它们发出咚咚的音乐来。太阳为它们发出亮光，使这牛蒡林增添了不少光彩。这样，它们过得非常幸福——这整个家庭是幸福的，说不出地幸福!



母 亲 的 故 事

一个母亲坐在她孩子的身旁，非常焦虑，因为她害怕孩子会死去。他的小脸蛋已经没有血色了，他的眼睛闭起来了。他的呼吸很困难，只偶尔深深地吸一口气，好象在叹息。母亲望着这个小小的生物，样子比以前更愁苦。

有人在敲门。一个穷苦的老头儿走进来了。他裹着一件宽大得象马毡一样的衣服，因为这使人感到更温暖，而且

他也有这个需要。外面是寒冷的冬天，一切都被雪和冰覆盖了，风吹得厉害，刺人的面孔。

当老头儿正冻得发抖、这孩子暂时睡着了的时候，母亲就走过去，在火炉上的一个小罐子里倒进一点啤酒，为的是要暖给这老人喝。老人坐下来，摇着摇篮。母亲也在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望着她那个呼吸很困难的病孩子，同时握着他的一只小手。

"你以为我要把他拉住，是不是？"她问。"我们的上帝不会把他从我手中夺去的！"

这个老头儿——他就是死神——用一种奇怪的姿势点了点头，他的意思好象是说"是"，又象"不是"。母亲低下头来望着地面，眼泪沿着双颊向下流。她的头非常沉重，因为她三天三夜没有合过眼睛。现在她是睡着了，不过只睡着了片刻；于是她惊醒起来，打着寒颤。

"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说，同时向四周望望。不过那个老头儿已经不见了；她的孩子也不见了——他已经把他带走了。墙角那儿的一座老钟在发出嘶嘶的声音，"扑通！"那个铅做的老钟摆落到地上来了。钟也停止了活动。

但是这个可怜的母亲跑到门外来，喊着她的孩子。

在外面的雪地上坐着一个穿黑长袍的女人。她说:“死神刚才和你一道坐在你的房间里；我看到他抱着你的孩子急急忙忙地跑走了。他跑起路来比风还快。凡是他所拿走的东西，他永远也不会再送回来的!”

“请告诉我，他朝哪个方向走了?”母亲说。“请把方向告诉我，我要去找他!”

“我知道!”穿黑衣服的女人说。“不过在我告诉你以前，你必须把你对你的孩子唱过的歌都唱给我听一次。我非常喜欢那些歌;我从前听过。我就是‘夜之神’。你唱的时候，我看到你流出眼泪来。”

“我将把这些歌唱给你听，都唱给你听!”母亲说。“不过请不要留住我，因为我得赶上他，把我的孩子找回来。”

不过夜之神坐着一声不响。母亲只有痛苦地扭着双手，唱着歌，流着眼泪。她唱的歌很多,但她流的眼泪更多,于是夜之神说:“你可以向右边的那个黑枞树林走去；我看到死神抱着你的孩子走到那条路上去了。”

路在树林深处和另一条路交叉起来；她不知道走哪条路好。这儿有一丛荆棘，既没有一片叶子,也没有一朵花。这时正是严寒的冬天，那些小枝上只挂着冰柱。

“你看到死神抱着我的孩子走过去没有?”

“看到过,”荆棘丛说,“不过我不愿告诉你他所去的方向，除非你把我抱在你的胸脯上温暖一下。我在这儿冻得要死，我快要变成冰了。”

于是她就把荆棘丛抱在自己的胸脯上——抱得很紧，好使它能够感到温暖。荆棘刺进她的肌肉；她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来。但是荆棘丛长出了新鲜的绿叶，而且在这寒冷的冬夜开出了花，因为这位愁苦的母亲的心是那么地温暖！于是荆棘丛就告诉她应该朝哪个方向走。

她来到了一个大湖边。湖上既没有大船,也没有小舟。湖上还没有足够的厚冰可以托住她,但是水又不够浅,她不能涉水走过去。不过,假如她要找到她的孩子的话,她必须走过这个湖。于是她就蹲下来喝这湖的水;但是谁也喝不完这水的。这个愁苦的母亲只是在幻想一个什么奇迹发生。

“不成，这是一件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湖说。“咱们还是来谈谈条件吧！我喜欢收集珠子，而你的眼睛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两颗最明亮的珠子。如果你能够把它们哭出来交给我的话,我就可以把你送到那个大的温室里去。死神就住在那儿种植着花和树。每一棵花或树就是一个人的生

命！”

“啊，为了我的孩子，我什么都可以牺牲！”哭着的母亲说。于是她哭得更厉害，结果她的眼睛坠到湖里去了，成了两颗最贵重的珍珠。湖把她托起来，好象她是坐在一个秋千架上似的。这样，她就浮到对面的岸上去了——这儿有一幢十多里路宽的奇怪的房子。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一座有许多树林和洞口的大山呢，还是一幢用木头建筑起来的房子。不过这个可怜的母亲看不见它，因为她已经把她的两颗眼珠都哭出来了。

“我到什么地方去找那个把我的孩子抱走了的死神呢？”她问。

“他还没有到这儿来！”一个守坟墓的老太婆说。她专门看守死神的温室。“你怎样找到这儿来的？谁帮助你的？”

“我们的上帝帮助我的！”她说。“他是很仁慈的，所以你应该也很仁慈。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亲爱的孩子呢？”

“我不知道，”老太婆说，“你也看不见！这天晚上有许多花和树都凋谢了，死神马上就会到来，重新移植它们！你知道得很清楚，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生命之树，或生命之花，完全看他的安排是怎样。它们跟别的植物完全一样，不过它

们有一颗跳动的心。小孩子的心也会跳的。你去找吧，也许你能听出你的孩子的心的搏动。不过，假如我把你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告诉你，你打算给我什么酬劳呢?”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了,”这个悲哀的母亲说。“但是我可以为你走到世界的尽头去。”

“我没有什么事情要你到那儿去办,”老太婆说。“不过你可以把你又长又黑的头发给我。你自己知道，那是很美丽的,我很喜欢！作为交换,你可以把我的白头发拿去——那总比没有好。”

“如果你不再要求什么别的东西的话,”她说,“那么我愿意把它送给你!”

于是她把她美丽的黑头发交给了老太婆，同时作为交换，得到了她的雪白的头发。

这样，她们就走进死神的大温室里去。这儿花和树奇形怪状地繁生在一起。玻璃钟底下培养着美丽的风信子;大朵的、耐寒的牡丹花在盛开。在种种不同的水生植物中,有许多还很新鲜,有许多已经半枯萎了,水蛇在它们上面盘绕着,黑螃蟹紧紧地钳着它们的梗子。那儿还有许多美丽的棕榈树、栎树和梧桐树;那儿还有芹菜花和盛开的麝香草。每

一棵树和每一种花都有一个名字。它们每一棵都代表一个人的生命:这些人还是活着的,有的在中国,有的在格林兰,散布在全世界。有些大树栽在小花盆里,因此都显得很挤,几乎把花盆都要胀破了。在肥沃的土地上有好几块地方还种着许多娇弱的小花,它们周围长着一些青苔;人们在仔细地培养和照管它们。不过这个悲哀的母亲在那些最小的植物上弯下腰来,静听它们的心跳。在这些无数的花中,她能听出她的孩子的心跳。

“我找到了!”她叫着,同时把双手向一朵蓝色的早春花伸过来。这朵花正在把头垂向一边，有些病了。

“请不要动这朵花!”那个老太婆说;“不过请你等在这儿。当死神到来的时候——我想他随时可以到来——请不要让他拔掉这棵花。你可以威胁他说，你要把所有的植物都拔掉;那么他就会害怕的。他得为这些植物对上帝负责;在他没有得到上帝的许可以前，谁也不能拔掉它们。”

这时忽然有一阵冷风吹进房间里来了。这个没有眼睛的母亲看不出，这就是死神的来临。

“你怎么找到这块地方的?”他说。“你怎么比我还来得早?”

“因为我是一个母亲呀!”她说。

死神向这朵娇柔的小花伸出长手来；可是她用双手紧紧抱着它不放。同时她又非常焦急，生怕弄坏了它的一片花瓣。于是死神就朝着她的手吹。她觉得这比寒风还冷；于是她的手垂下来了，一点气力也没有。

“你怎样也反抗不了我的!”死神说。

“不过我们的上帝可以的!”她说。

“我只是执行他的命令!”死神说。“我是他的园丁。我把他所有的花和树移植到天国，到那个神秘国土里的乐园中去。不过它们怎样在那儿生长,怎样在那儿生活,我可不敢告诉给你听!”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吧!”母亲说。她一面说,一面哀求着。忽然她用双手抓住近旁两朵美丽的花，大声对死神说:“我要把你的花都拔掉，因为我现在没有路走!”

“不准动它们!”死神说。“你说你很痛苦;但是你现在却要让一个别的母亲也感到同样地痛苦!”

“一个别的母亲?”这个可怜的母亲说。她马上松开了那两棵花。

“这是你的眼珠,”死神说。“我已经把它们从湖里捞出

来了；它们非常明亮。我不知道这原来就是你的。收回去吧；它们现在比以前更加明亮。请你朝你旁边的那个井底望一下吧。我要把你想要拔掉的这两棵花的名字告诉你；那么你就会知道它们的整个的未来，整个的人间生活；那么你就会知道，你所要摧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她向井底下望。她真感到莫大的愉快，看见一个生命是多么幸福，看见它的周围是一片多么愉快和欢乐的气象。她又看那另一个生命：它是忧愁和贫困、苦难和悲哀的化身。



“这两种命运都是上帝的意志!”死神说。

“它们之中哪一朵是受难之花,哪一朵是幸福之花呢?”她问。

“我不能告诉你,”死神回答说。“不过有一点你可以知道:这两朵花之中有一朵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刚才所看到的就是你的孩子的命运——你亲生孩子的未来。”

母亲惊恐得叫起来。

“它们哪一朵是我的孩子呢?请您告诉我吧!请您救救天真的孩子吧!请把我的孩子从苦难中救出来吧!还是请您把他带走吧!把他带到上帝的国度里去!请忘记我的眼泪,我的祈求,原谅我刚才所说的和做的一切事情吧!”

“我不懂你的意思!”死神说。“你想要把你的孩子抱回去呢,还是让我把他带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呢?”

这时母亲扭着双手,双膝跪下来,向我们的上帝祈祷:

“您的意志永远是好的。请不要理我所作的违反您的意志的祈祷!请不要理我!请不要理我!”

于是她把头低低地垂下来。

死神带着她的孩子飞到那个不知名的国度里去了。

译　后　记

《红鞋》(De rode sko)、《跳高者》（Springfyrene)、《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Hyrdinden og Skorsteensfeieren)和《丹麦人荷尔格》（Holger Danske)原著都发表于一八四五年，收集在安徒生的《新的童话》第三集里。《卖火柴的小女孩》(Den lille pige mel Svovlstikkerne)发表于一八四六年。《城堡上的一幅画》(Et Billede fra Castelsvolden)、《瓦尔都窗前的一瞥》(Fra et Vinduei Vartou)、《老路灯》(Den gamle Gadelygte)、《邻居们》(Nabofamilierne)、《小杜克》（Lille Tuk)和《影子》(Skyggen)都发表于一八四七年。而后面的三篇都收集在《新的童话》集子里。《老房子》(Det gamle Huus)、《一滴水》(Vanddraaben)、《幸福的家庭》（Den lykkelige Familie)和《母亲的故事》(Historien om en Moder)都发表于一八四八年，也收集在《新的童话》里。

《新的童话》(Nye Eventyr)代表作者在童话创作中一种新的方向：即幻想的成份少，而直接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多。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本书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49 年版本译出

母　亲　的　故　事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中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68,000
1986 年 7 月新 2 版　198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印数：169,701—201,700 册

书号 · 10188 · 33　　定价：0.64 元

书　号：10188 · 33

定　价：　　0.64 元